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駢字類編卷六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九百六十三 子部

御定駢字類編卷六十四

居處門八

倉

倉府 史記天官書見宮廟下 魏志和洽傳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用吏士豐于資食｜｜衍于穀帛由乎餙無用之官絕浮華之費 說苑文王問於吕望曰為天下者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以賑鰥寡孤獨

倉庾　魏志壯襲傳太祖以為西鄂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橫時長吏皆斂民保城郭不得農業野荒民困｜｜空虛襲自知恩結于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留丁彊備守吏民歡悅　晉書宣帝紀四年帝督諸軍擊諸葛恪車駕出津陽門軍次於舒恪焚燒積聚棄城而遁帝以滅賊之要在於積穀乃大興屯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修諸陂於潁之南北萬頃自是淮北｜｜相望壽陽至於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焉　宋書孔琳之傳今括囊天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充衍或糧靡斗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之之道實假于錢一朝斷之便為棄物是有錢無糧之民皆坐而饑困此斷錢之立敝也　道德指歸論發｜｜散財幣　束晳廣農議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此誠有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僭二曰地理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霡霂之潤秋繁滂沲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請雖使

義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畎於原隰勤藨蓘於中田猶不足以致丨丨丨盈億之積也　杜甫復還東屯詩加餐可扶老丨丨慰飄蓬

倉廩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丨丨賜貧窮振乏絶　戰國策韓氏罷于兵丨丨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飢不過一月必拔之　史記五帝紀堯賜舜絺衣與琴為築丨丨予牛羊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　又管夷吾傳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强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丨丨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又司馬相如傳于是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為農郊以贍萌隸隤牆填塹使山澤之民得至馬實陂池而勿禁虛宮觀而

勿仍發｜｜以振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與天下為始　後漢書來歙傳隴西雖平而人飢流者相望歙乃傾｜｜轉運諸縣以賑贍之于是隴右遂安　又度尚傳遷文安令遇時疾疫穀貴人飢尚開｜｜給營救疾者百姓蒙其濟　蜀志諸葛亮傳注袁子曰或問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

倉廩　史記平準書山東被水菑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從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萬計不可勝數

唐書盧從愿傳河北飢詔為宣撫處置使發｜｜賑

飢民

倉庫

史記大夏傳上於是大觳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　後漢書夫餘傳見宮室下　魏志高句麗傳無大｜｜家室自有小倉名之為桴京　吳志呂岱傳孫權統事岱詣幕府出守吳丞權親斷諸縣｜｜及囚繫長丞皆見岱處法應問甚稱權意　齊書魏虜傳有懸食瓦屋數十間置尚方作鐵及木其袍衣使宮內婢為偽太子別有｜｜　元史文宗紀罷諸建造工役惟城郭橋道｜｜勿禁　宅經丁天倉經曰財耗亡治天倉宜｜｜六畜壯厚高拓吉　蜀檮杌僭即偽位號大蜀改元武成十月下詔改堂宇廳舍為宮殿其略曰帝君之居上應辰象朝貢臻集華夷會同宮闕殿閣之深嚴臺省府寺之完壯須分名號

以美觀瞻況我肇啓丕圖類有嘉瑞允協上元之貺式
光萬世之基至於廚廄之標題丨丨之曹列並宜從革
用永惟新　魏文帝策孫權九錫文君務財勸
農丨丨盈積是用錫君兖冕之服赤舃副焉

倉厕　宅經未天府高樓大舍牛羊
奴婢居之大孳息丨丨利

倉廄　漢書百官公卿表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有丞
屬官有太子率更家令丞僕中盾衛率廚廄長丞
又中長秋私府永巷丨丨祠祀
食官令長丞諸宦官皆屬焉

倉箱　詩乃求千斯丨乃求萬斯丨　宋史樂志農夫之
慶歲其有禾易長畝盈丨丨　權德輿賀雨表蓑
笠就緒丨丨可期　柳宗元鐃歌鼓吹曲富兵戎盈丨
丨皮日休橡媪歎持之納於官私室無丨丨　馬祖
常北行詩井邑連
山海丨丨溢隴汾

倉門 宋書袁粲傳時齊王使蘊募人已得數百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本期開南門時已暗夜薛淵等據門射之蘊謂粲已敗即使散走齊王已報敬則率所領收蘊殺之并詠伯興又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助薛淵自｜｜得入

倉塲 宋史職官志若内外｜｜帳籍供申愆期則以法究治

倉城 考工記匠人囷窌｜｜逆牆六分注逆猶卻也築此四者六分其高卻一分以為網疏卻牆六分者六分其高去一以為網假令高丈二尺下厚四尺則于上去二尺為網上惟二尺

倉垣 魏書嚴翊傳劉裕以為廣威將軍陳留太守戍｜｜ 晉書荀晞傳自奉明詔三軍奮厲卷甲長驅次于｜｜

倉坂 水經注汾水出汾陽縣北山漢高帝十一年封靳彊為侯國後立屯農積粟在斯謂之羊腸倉山有羊腸坂在晉陽西北石磴縈委若羊腸焉故｜｜取名矣

倉口 唐書馬燧傳悦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與悦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悦不出隱伏萬人將以掩燧

倉山 水經注沭水自陽都縣又南會武陽溝水水東出｜｜山上有故城世謂之監官城非也即古有利城矣

倉冒 明一統志｜｜嶺在上林長官司治北三里

倉石 水經注漳水又東逕礌陽城北｜｜水入馬水出林慮縣之｜｜溪

倉亭 水經河水於范縣東北流為｜｜津

倉部 晉書職官志尚書郎西漢舊置四人以分掌尚書至魏尚書郎有殿中吏部駕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庫部農部水部儀曹三公｜｜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兵別兵考功定課凡二十三郎　宋書百官志度支尚書領度支金部｜｜起部四曹左民尚書領左民駕部二曹都官尚書領都官水部庫部功部四曹　南史張緒傳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從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鏡比之樂廣敷云是我輩人暢言於武帝用為尚書｜｜郎都令史諮詳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關懷

倉曹 宋書百官志太尉府置掾屬二十四人西曹主府史署用事東曹主二千石長史遷除事戶曹主民戶祠祀農桑事奏曹主奏議事辭曹主辭訟事法曹主郵驛科程事尉曹主卒徒轉運事賊曹主盜賊事決曹

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貨幣監鐵事丨丨主倉穀事 大唐新語秦府丨丨李守素尤諳氏族時人號為肉譜虞世南語人曰昔任彦昇善譚經籍稱為五經笥今宜改丨丨為人物志 雲笈七籤天市星天之丨丨神能致明月珠

倉駕 唐書畢諴傳累官駕部員外郎中故事要家勢以入丨丨二曹為辱諴沛然如處美官無異言

倉案 宋史職官志宣徽院其吏史則有都勾押官勾押官各一人前行三人後行十二人分掌四案一曰兵案二曰騎案三曰丨丨四曰胄案

倉吏 史記貨殖傳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丨丨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錢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宋史食貨志帝又以丨丨給軍食

多侵盜詐足其槩量

嚴立諸倉丙取法

倉人 周禮｜｜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倉公 史記太史公自序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列傳第四十五

倉氏 漢書王嘉傳孝文時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

倉唐 說文｜｜鋸也 又史記魏世家文侯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傅之

倉米 晉書庾翼傳大較江東政以傴僂豪強以為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而為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倫公彊官長也而羣

共驅之不得安席紀睦徐寧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惛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　宋書孝武帝紀去歲東境偏旱田畝失收使命來者多至乏絕或下窮流穴頓伏街巷朕甚閔之可出｜｜付建康秣陵二縣隨宜贍恤　南史明山賓傳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以賑百姓後刺史檢州曹失簿以山賓為耗損有司追責藉其宅入官山賓不自理更市地造宅　元史王約傳監察御史言通州｜｜三萬石因雨而溼約謂必積氣所蒸驗且堪用釋守者罪　韓愈唐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銘遷至宣歙池觀察使至則出｜｜下其估半以廩餓人

倉粟　史記高祖紀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召諸縣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

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丨丨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又汲黯傳河内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丨丨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魏書楊逸傳時災儉連歲人多餓死逸欲以丨丨賑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假令以此獲戾吾乃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

白居易南賓郡齋詩丨丨餧家人黄縑裹妻子

倉穀 後漢書翟酺傳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阜囊或有譏其儉者上曰

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於｜｜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　魏志王昶傳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荆豫諸軍事昶以為國有常衆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三州廣農墾殖｜｜盈積　吳志陸遜傳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為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縣連年亢旱遜開｜｜以振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　晉書天文志天倉六星在婁南｜｜所藏也　越絶書越王大媿乃壞地填塹開｜｜貸貧乏乃使羣臣身問疾病躬視死喪不厄窮僻尊有德與民同苦樂激河泉井示不獨食行之六年士民一心不謀同辭不呼自來皆欲伐吳遂有大功而霸諸侯

倉儲　宋書劉懷肅傳及凶醜宵遁閩境崩擾建忠將軍呂訓衛｜｜以候王師寧朔將軍姜檀果烈懇到

志在宣力濁水之捷厥庸顯然　齊書高帝紀攸之為郢州值明帝晚運隂有異圖自郢州遷為荆州聚斂兵力將吏逃亡輒討質鄰伍養馬至二千餘匹皆分賦戍邏將士使耕田而食廩財悉充丨丨　南史盧陵王續傳續多聚馬仗蓄養趫雄耽色愛財極意收斂丨丨庫藏盈溢　宋史陳從信傳開寶三年秋三司言丨丨月給止及明年二月請分屯諸軍盡率民船以資江淮漕運

倉庤　唐書羅藝傳天下盜起涿郡號富饒伐遼兵仗多在而丨丨盈羡又臨朔宫多珍寶屯師且數萬苦盜賊侵掠留守將趙什住賀蘭誼晉文衍等不能支藝捍寇數破却之

倉監　宋史高宗紀禁諸州科賣丨丨

倉中　史記李斯傳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厠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丨丨鼠食積粟

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　阮籍通易論丨丨拔留肇幽為陽在中未達含而未章故坎為中男

倉法　漢書食貨志諸路役書既上之司農乃頒募役法於天下用免役錢禄內外胥吏有禄而賦者用丨丨重其坐

倉盈　潘岳楊荊州誄丨丨庾億國富兵强

倉雅　魏書衣式傳沈靖樂道周覽書傳至於詁訓丨丨偏所留懷作字釋未就以天安二年卒

倉元　雲笈七籤丨丨上錄一名太清內文又名玉鏡寶章

倉券　南史循吏傳有吳興丘師施以廉潔稱罷臨安縣還唯有二十籠簿書並是丨庫丨帖　宋史職官

志車駕巡幸羣臣扈從者中書樞密三司使給館券餘官給｜｜

倉庾 詩春日載陽有鳴｜｜又｜｜于飛熠燿其羽

庫

庫府 唐書魏元忠傳見臺沿下 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金玉珍寶不可稱言

庫藏 後漢書張堪傳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 宋書長沙王義欣傳于時土境荒毀人民彫散城郭頽敗盜賊公行義欣綱維緝補隨宜經理刼盜所經立討誅之境內畏服道不拾遺城府｜｜並皆完實遂為盛藩彊鎮 唐書百官志金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天下｜｜出納權衡度量之數兩京市互市和市宮市交易之事百官軍鎮蕃客之賜及給宮人王妃

官奴婢衣服　又食貨志開元二十六年詔出銅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京師｜｜皆滿天下盜鑄益起廣陵丹陽宣城尤甚　星經天錢十星在虛梁南主錢財庫聚天下財物庸調之輩司今左右｜｜是也

庫屋　宋史食貨志大中祥符五年重修｜｜增廣其地　元史安南傳其險隘拒守處俱有｜｜以貯兵甲其棄船登岸之軍猶衆刂烜引宗族官吏於天長長安屯聚興道王范殿前領兵船復聚萬劫江口阮盞駐西路永平

庫廄　左傳見宮室下　唐書韓宏傳始宏自汴來朝獻馬三千絹五十萬它錦綵三萬而汴之｜｜錢尚百萬緡絹亦百餘萬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不可數

庫門　禮記檀弓君復于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四郊注尊者求之備也亦他日所嘗有事　又既卒哭

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丨丨　又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丨丨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　又郊特牲孔子曰繹之于丨丨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于西方失之矣注祊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繹入于其堂神位于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朝市宜于市之東偏　又獻命丨丨之內戒百官也　大業雜記左藏有丨丨六重重二十五間間一十七架總一百五十間

庫角　蜀檮杌朱全忠簒位以節堂南門為日華門丨丨門為月華門

庫樓　宋史藝文志一行丨丨經一卷　星經丨丨星二十九星丨丨十五柱十五星衡四星在角南軫東南次器府東一曰文陣兵車之府　梁簡文帝謝御幸善覺寺看刹啓騤泰清而特起接丨丨而上征　張衡天象賦望南門之峻闕覿丨丨之城府　張淵觀象賦丨丨烱烱以灼明騎官騰驤而奮足

庫利 明一統志丨丨在延安府宜川縣境亦與舊臨真縣相接

庫碉 明一統志丨丨在延安府宜川縣西北二十里川南為漢北為蕃蕃漢之人于川内共締香火故呼丨丨香火為

庫谷 唐書地理志京兆府藍田有藍田關故嶢關有丨丨谷有關 水經洛水又東南丨丨水注之

庫井 桂海酒志瑞露帥司公廚酒也經撫所前有井清烈汲以釀遂有名今南庫中自出一泉近年只用丨丨酒仍佳

庫匱 宋史食貨志凡結甲冊戶産簿丁口簿魚鱗圖類姓簿二十三萬九千有奇𢇁丨丨以藏之歷三年而後上其事于朝

庫部 宋書百官志見倉部下 唐書百官志兵部尚書其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曰丨丨 又牛僧儒傳穆宗初以丨丨郎中知制誥徙御史中丞 又劉蕡傳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丨丨郎中龐嚴見蕡對嗟伏以為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有感槩流涕者 宋史何蒙傳上淮南酒榷便宜特改丨丨

庫吏 魏志鄧哀王冲傳太祖馬鞍在庫而為鼠所齧丨丨懼必死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其主者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丨丨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縣柱乎一無所問

庫氏 漢書王嘉傳見倉氏下

庫兵

史記酷吏傳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　漢書王莽傳翼平連率田況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以｜｜與刻石為約赤糜聞之不敢入界　後漢書虞詡傳為朝歌長始到謁河内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耶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策之知其無能為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黄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兾之人流亡萬數不知開倉招衆劫｜｜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　宋書天文志元康五年四月有星孛于奎至軒轅太微經三台大陵占曰奎為魯又為｜｜軒轅為後宫太微天子廷三台為三司大陵有積屍死喪之事　宋史王旦傳會契丹至汴遣其將劉愿據陜恣行暴虐旦與暉等謀曰今契丹南侵天下

洶洶英雄豪傑固當乘時自奮且聞太原劉公威德遠被人心歸服若殺愿送款河東為天下唱首則取富貴如反掌耳暉等然之晏乃率敢死士數人夜踰城入府署劫｜｜給其徒遲明斬愿首縣府門外　又明鎬傳時知州張得一方與官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得一走保驍捷營賊焚門執得一囚之柰則王則　韓詩外傳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為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以為農器孔子曰大士哉

庫銀　宋史張亢傳梁堅劾亢出｜｜給牙吏往成都市易以利自入奪引進使為本路鈐轄

庫錢　晉書陶侃傳王貢復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弢為益州吏盜用｜｜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橫腳馬上侃言訖貢斂容下腳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為信貢遂

來降　唐書歸融傳初戶部員外郎盧元中左司員外郎判戶部案姚康受平糴官秦季元絹六千匹貸乾沒錢八千萬俱貶嶺南尉數年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子弟受賕三百萬未入者半帝問融益所犯與盧元中姚康孰甚對曰元中等枉失｜｜益所坐子弟受賄事異法輕故益止貶梧州參軍　宋史周仁美傳領順州剌史復屯真定時州有亡命卒聚盜剽村閭為患王超委仁美招捕仁美選勇敢卒詐亡命趣賊所得其要領即自往諭以禍福留賊中一日超忽失仁美求之甚急詰旦仁美至縣道其事乃出｜｜付仁美為賞不數日賊悉降　韓愈故江南西道觀察使太原王公墓誌銘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榷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

庫帛

唐書曹王皐傳有所造作皆用省而利長以物遺人必自視衡量｜｜皆印署以杜吏謾　宋史宋

祁傳天下廂軍不擇孱小尫弱而悉刺之纔圖供役本不知兵又且月支稟糧歲費丨丨數口之家不能自庇多去而為盜賊雖廣募之無益也

庫籥 宋史雷有終傳慷忠與轉運使陳緯麾兵由子城南門直入軍資庫與緯署其丨丨均衆皆銀槍繡衣為數隊分列子城中

庫樂 宋史高麗傳樂有二品曰丨丨曰鄉樂

庫物 宋書顏竣傳輒開丹陽丨丨貸借吏下多假資禮解為門生克朝滿野殆將千計 唐書劉文靜傳文靜與寂作符敕發宮監丨丨佐軍興

庫財 唐書竇易直傳長慶二年李㝏以汴州叛易直欲出丨丨賞軍或謂給與無名必且生患乃止

庫貲 唐書王世充傳世充啓帝江淮良家女願備後廷無繇進帝喜令閹端麗者以丨丨為聘費不可校署計簿云勑别用有司不敢聞具舟送東都宮

庫儲 唐書百官志倉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天下丨丨出納租稅禄糧倉廩之事以木契百合諸司出給之數以義倉常平倉備凶年平穀價

庫西 大業雜記見省西下　又西朝堂南第三街第一御史臺臺西連秘書省省西連尚食庫丨丨連右監門府府西連長秋監監西抵右掖門街街西即掌醖署署西連良醖署署西至粳米窖坊

庫開 晉書天文志招揺與北斗杓間曰天庫星去其所則有丨丨之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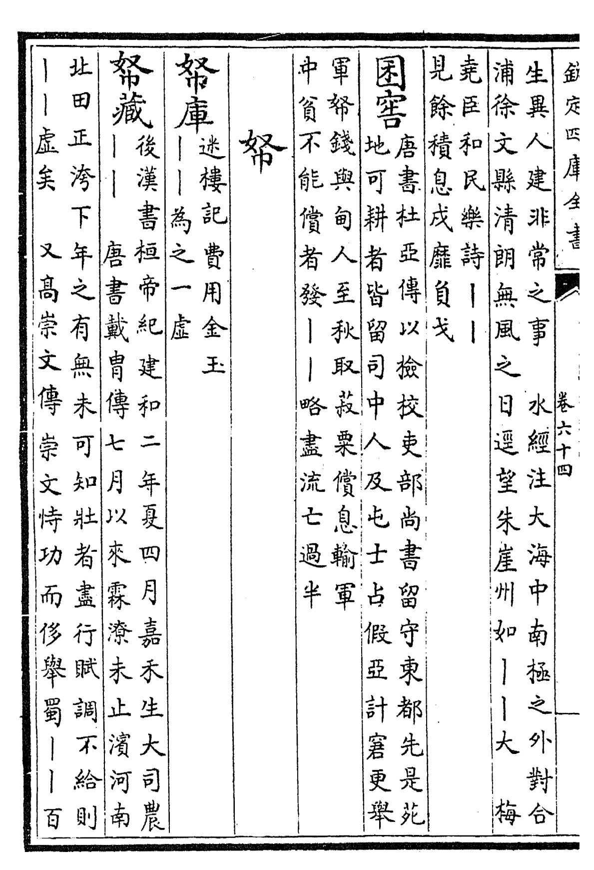
庫露 皮日休誚虚器詩襄陽作髹器中有丨丨真

囷

囷倉 禮記月令仲秋之月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 管子｜｜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費 淮南子季春之月天子命有司發｜｜助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使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新序｜｜粟有餘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 齊民要術九月治場圃塗｜｜修竇窖繕五兵習戰射以備寒凍窮厄之寇 張衡天象賦立｜｜之儲聚樹溷屏之重復 杜牧郡齋獨酌詩尚可活鄉里豈唯滿｜｜

囷府 說苑薮粟幣帛腐於｜｜

囷廩 金史五行志太祖之生也常有五色雲氣若二千斛｜｜之狀屢見東方遼司天孔致和曰其下當



生異人建非常之事　水經注大海中南極之外對合浦徐文縣清朗無風之日逕望朱崖州如｜｜大梅堯臣和民樂詩｜｜見餘積息戍靡負戈

囷窖　唐書杜亞傳以撿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先是苑地可耕者皆留司中人及屯士占假亞計窖吏舉軍帑錢與甸人至秋取菽粟償息輸軍中貧不能償者發｜｜略盡流亡過半

帑

帑庫　迷樓記費用金玉｜｜為之一虛

帑藏　後漢書桓帝紀建和二年夏四月嘉禾生大司農｜｜　唐書戴冑傳七月以來霖潦未止濱河南北田正洿下年之有無未可知壯者盡行賦調不給則｜｜虛矣　又高崇文傳崇文恃功而侈舉蜀｜｜百

工之巧者皆自隨又不曉朝廷儀憚於覲謁有詔聽便道之也　皮日休七愛李太尉晟詩丹券入丨丨青史傳子孫

帑廥　唐書張文瓘傳時高宗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復征討四夷京師養廄馬萬匹丨丨寖虛　又李絳傳拜河中節度使會廸簡以丨丨匱竭稍簡罷士之疲老者人情不安廸簡亦危絳請斥禁帑絹十萬以濟事機

帑舍　唐書杜羔傳初度支度六官餐錢移司農司農季一出付吏大吏盡舉所給于人權其子錢以給之既不以時黃門來督責慢罵中立取錢丨丨舍率五日一出吏不得為姦

帑廩　唐書王虔休傳性恪敏節用度既沒所部丨丨皆可支數歲

帑帛　唐書陸長源傳董晉卒長源總留後事大言曰將士久慢吾且以法治之衆始懼軍中請出｜｜為晉制服不許固請止給其直叔度希望又償直以鹽乃高鹽直賤帛估人得鹽二斤舉軍大怒

帑絹　唐書李絳傳見帑廥下

帑簿　唐書隱太子建成傳洛陽平帝遣諸妃馳閱後宮見府庫服玩皆私有求索為兄弟請官秦王已封｜｜及官爵非有功不封妃媛曹怨之

廥

廥廩　唐書顔真卿傳出為太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反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才壯儲｜｜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以為書生不虞也

廥錢 唐書崔彦曾傳勛陷宿州發｜｜募兵亡命者從亂如歸船千艘與騎夾岸譟而進

廥儲 唐書殷侑傳初州兵三萬仰稟度支侑始至一歳自以賦入贍其半二歳則周用乃奏罷度支所賜戶口滋饒｜｜盈腐上下便安請立石紀政以勞加檢校吏部尚書

廥聚 唐書朱粲傳所克州縣皆發藏粟以食遷徙無常去輒燔｜｜毁城郭不務稼穡專以劫為資

廥藏 唐書牛徽傳張濬伐太原引為判官敕在所敦遣徽太息曰王室方復｜｜殫耗當協和諸侯以為藩屏而又濟以兵諸侯離心必有後憂不肯起濬果敗

廥蓄 唐書渾鎬傳鎬引兵壓鎮境而屯距賊三十里鼓角聲相聞賊始亦畏見鎬無斥候乃潛師入定境焚｜｜屠鄉聚鎬軍遂揺

廥中　後漢書蘇不韋傳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為郡督郵時魏郡李暠為美陽令與中常侍具瑗交通貪暴為民患謙至案得其臧論輸左校暠為司隷校尉收謙詰掠死獄中暠又因刑其屍以報昔怨不韋時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遂變名姓盡以家財募劍客邀暠於諸陵間不尅會暠遷大司農時右校芻廥在北垣下不韋與親從兄弟潛入｜｜夜則鑿地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旁達暠之寢室出其牀下值暠在廁因殺其妻并小兒留書而去

廩

廩倉　漢書東方朔傳客難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内外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　後漢書五行志

光武帝建武十七年二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在胃九度胃為丨丨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以穀為言故示象

廩庾 史記平準書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閒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丨丨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唐書劉禹錫傳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堙不揚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歎丨丨之無斂可乎

廩帑 唐書韋嗣立傳今丨丨耗竭無一歲之儲假遇水旱人須賑給不時軍興士待資裝陛下何以具之

廩廏 唐書張忠孝傳王承宗叛詔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合軍為恒州北道招討茂昭治丨丨列亭候平易

道路以待
西平軍

廩吏 韓非子黍稷貴而｜｜覆

廩人 周禮｜｜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注藏米曰禀｜｜舍人倉人司祿之長　孟子其後｜｜繼粟庖人繼肉

廩奉 南史嚴植之傳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妻子困乏

廩祿 史子王枸杞賦豈不魚熊之兼得又何必空縻乎｜｜

廩糧 晉書庾龢傳若窮寇慮逼送死一決東西互出首尾俱進則｜｜有鈔截之患遠略乏率然之勢

廩粟 宋史真宗紀詔蘇湖秀州民飢貸以｜｜　韓愈進學解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

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縻｜｜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　皮日休苦雨雜言寄魯望詩府金｜｜虛請來憶著先生便知媿　又暇日獨處詩園蔬預遺分僧料｜｜先教算鶴糧　馬祖常室婦歎咄哉室婦爾何為卉衣｜｜充凍飢

廩米 韓愈處州孔子廟碑處州刺史鄰侯李繁至官既新作孔子廟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為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令可繼處以守

廩麴 唐書劉昌傳史朝義兵圍宋州城中食盡且降昌說刺史李岑曰李光弼在河陽江淮足兵勢必來援今｜｜尚多若屑以食可支二十日則救至

廩餼 南史梁宗室正德傳今當宥汝以遠無令房累自隨敕所在給汝｜｜

廪犧　漢書谷永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廪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内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　晉書温嶠傳嶠奏曰古者親耕籍田以供粢盛舊制籍田廪犧之官今臨時市求既上黷至敬下費生靈非所以虔奉宗廟蒸嘗之旨宜如舊制立此二官

廪食　史記淮南王傳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卭郵遣其子子母從居縣為築葢家室皆廪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　漢書貢禹傳禹上䟽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訾不滿萬錢妻子穅豆不贍裋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至拜為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廪食太官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緜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深

廩繈 後漢書杜茂傳坐斷兵馬|丨使軍吏殺人免官

廩籍 張華大司農箴見廬井下

廩給 柳宗元賀平淄青後肆赦狀葬戰死之骨增以賞延憐刃傷之肌存其丨丨

廩振 魏志劉馥傳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丨丨之實

廩蓄 唐書劉蕡傳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案春秋臧孫辰告糴於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飢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耕殖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丨丨不乏矣

廩鎧 唐書吐蕃傳崔寧破虜故洪節度氏蠻党項等兵斬首萬級禽酋領千人牛羊丨丨甚衆獻之朝

廩虛 宋書王宏傳頃年以來斯務弛廢田蕪丨丨實亦由此

廩空 皮日休貧居秋日詩見門小下

廩丘 史記趙世家敬侯三年救魏于｜｜大敗齊人 漢書地理志東郡縣｜｜ 晉書劉琨傳琨領冀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得突騎八百人與琨濟河共破東平王楙於｜｜ 說苑孔子見齊景公致｜｜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未之行而賜我｜｜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 水經瓠子河又東北過｜｜縣為濮水 明一統志｜｜在東昌府范縣義東保春秋齊烏餘以｜｜奔晉又曹魏移兖州於｜｜即此

廩山 明一統志｜｜在吉安州東二十五里江表傳吳長沙桓王攻劉繇盡得邸閣糧穀貯於此山輿地志吳大帝嘗於此山起倉廩後人因名 又｜｜在建昌府城西六十里高百餘丈上有大石如禾廩

廩江 書禹貢九江孔殷疏九江潯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源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八曰提江九曰菌江

廩延 左傳大叔又收貳以為巳邑至於｜｜注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為巳邑言轉侵多也｜｜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　又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　庾信哀江南賦荆門遭｜｜之戮夏日濫逵泉之誅

廩秋 馮子振十八公賦未｜｜而絜繒聊卒歲而璟璒

廩辛 史記殷本紀帝甲崩子帝｜｜立

廩君 後漢書南蠻傳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未有君長俱

事鬼神乃共擲劒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難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後蜀李特録李特字元休巴西宕渠人其先｜｜之苗裔秦併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謂賦為賨因謂之賨人焉

賨竹 徐陵與楊僕射書吾奉違溫凊仍屬亂離邉敵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御王舫誰持瞻望鄉閣何心天地自非生憑｜｜源出空桑行路含情猶其相愍

庖

庖廚 孟子是以君子遠｜｜也　公羊傳三曰充君之庖注充備也｜｜也三者第三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腢中腸腢汚泡死遲故以充君之｜｜　穀梁傳四時之田用三馬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

之庖注先宗廟次賓客後｜｜尊神敬客之義　漢書揚雄傳見苑囿下　後漢書仲長統傳使餓狼守｜｜餓虎牧牢豕　又馬融傳營傳說於胥靡求伊尹於｜｜　齊書到撝傳才調流贍善納文遊｜｜豐腆多致賓客　唐書徐有功傳起為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麋鹿走山林而命繫｜｜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　新論伊尹夏之｜｜傳說殷之胥靡百里奚虞之亡虜段干木魏之大組此四子者非不賢也而其迹不免汚也　夏侯湛抵疑伊尹起｜｜而登阿衡甯戚出車下而階大夫　梁元帝請於州置學校表若非六經｜｜百家異饌三墳為瑚璉五典為笙簧豈能暴以秋賜紆就望之景濯以江漢播垂天之澤　庾信擬連珠忠信為琴瑟仁義為｜｜　李德林天命論巢居穴處化以宮室不火不粒訓以｜｜　杜甫江閣臥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詩客子｜｜薄江樓枕席清

庖爨　宋史吳師禮傳兄師仁篤學厲志不事科舉丧親廬墓下日倩旁寺僧造飯一鉢以充飢不復置丨丨及蓄僮僕

庖鼎　宋書前廢帝紀朕位御三極風澄萬寓資鑇電斷正卯斯戮思所以仰宣遺烈俯弘景祚每結夢丨丨瞻言板築有劬日昃無忘昧旦

庖膳　晉書石崇傳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丨丨窮水陸之珍

庖膾　王維晦日遊大理韋卿城南別業詩彫胡先晨炊丨丨亦雲至

庖人　周禮丨丨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莊子丨丨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新論智伯丨丨亡炙一簞而即知之韓魏將反而不能知邯鄲子陽園亡一桃而即覺之其自亡也而不能知斯皆銳情於小

而忘大
者也

庖宰　新序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有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丨丨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吾故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

庖正　左傳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丨丨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庖丁　莊子丨丨為惠文君解牛　竹林詩評何遜之作不費氣力如丨丨解牛風成於臊然　韓愈送高

閒一人序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丨丨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

庖子 膳夫録見廚婢下

庖童 白居易春日閑居詩今日非十齋丨丨饋魚肉

庖匽 宋史寇準傳準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每宴賓客多闔扉脱驂家未嘗爇油燈雖丨丨所在必然炬燭

庖中 唐書韋陟傳性侈縱喜飾服馬侍兒閹童列左右常數十侔於王宮主第窮治饌羞擇膏腴地藝穀麥以鳥羽擇米每食視丨丨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宋史向敏中傳天禧初加吏部尚書又為應天院奉安

太祖聖容禮儀使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是日翰林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也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宗諤與其親徑入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相慶敏中但唯之卒無一言既退使人問|||今日有親賓飲宴否亦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庖廩 陳樵東陽縣輝映樓賦 ||具修講堂雄峙

庖霜 黄庭堅次韻廖明略陪吳明府白雲宴集詩||刀落膾執玉酒明船 朱松牛尾貍詩歷糟玉面天涯見琢雪||照眼明

廚

廚城 三輔黄圖長安城北第二門曰丨丨門長安廚在門内因為門名王莽更名建子門廣世亭

廚田 晉書陳騫傳咸寧三年求入朝因乞骸骨賜衮冕之服詔曰騫元勲舊德統乂東夏方昭遠績以一吳會而所苦未除每表懇切重勞以方事令聽留京城以前太尉府為大司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車鼓吹皆如前親兵百人丨丨十頃廚園五十畝廚士十人器物經用皆留給焉

廚園 晉書陳騫傳見上

廚府 雲笈七籤第二十神仙經曰胃為太倉三皇五帝之丨丨也房心為天子之宫諸神皆就太倉中飲食故胃為太倉

廚倉 鹽鐵論見門郊下

廚傳 漢書宣帝紀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又王莽傳吏民出入持布錢以副符傳不持者｜｜勿舍關津苛留 宋史賈昌朝傳近歲恩倖子弟飾｜｜釣名譽多非勲勞坐取武爵折衝攻守彼何自而知哉

廚廄 漢書百官公卿表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有丞屬官有太子率更家令丞僕中盾衛率｜｜長丞 唐書李愬傳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其為賊執事帳内｜｜厮役悉用其舊使不疑
蜀檮杌見倉庫下

廚宰 魏志王粲傳自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脩河内荀緯等亦有文采注魏略曰臨菑侯植求淳太祖遣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與淳評説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義

皇以來聖賢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丨丨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　晉書天文志柳八星天之丨丨也主尚食和滋味　唐書韓思彦傳巡察劒南益州高貲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彦敕丨丨飲以乳二人寤齧肩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邪乃請輟訟　急就篇丨丨切割給使令注丨庖屋也丨主烹飪者　又雲笈七籖第二十二神仙口旁神二人丨丨守神也口中神一人太一君也字丹朱

廚司　雲仙雜記成都薛氏家士風甚美丨丨以半瓠為杓子孫就食餕羹肉臠一取之飯再取之　胡銓經筵玉音問答旨呼內侍丨丨滿頭花辦酒

廚監　後漢書順帝紀永寧元年立為皇太子延光三年安帝乳母王聖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譖太子

乳母王男｜

｜郗吉殺之

廚士 晉書陳騫傳

見廚田下

廚吏 山居新語張司空齊賢罷相知安陸賓客宴會｜｜密寘一金漆大桶廐側窺公所飲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溉溢桶外 雲仙雜記吴興米炊之甑香白馬豆食之齒醉號國夫人｜｜鄧連以此米擣為透花餻以豆洗皮作靈沙臛以供翠鴛堂 劉孝威謝東宮賚鹿脯等啓上林絶邊人之搏禁地無張京之犯而猶有班超游獵李廣馳射遠歸於｜｜入貢於腊人形圖三事之車影入九仙之鏡

廚人 南史梁安成王秀傳性仁恕喜愠不形於色在都旦臨公事｜｜進食誤覆之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弗之誚也 又茹法珍傳帝與法珍等俱詣寳慶帝躬自汲水助｜｜作膳為市中雜語以為諧謔 說苑

見園人下　孟浩然爽司士員司户見尋詩｜｜具雞黍稚子摘楊梅　杜甫山館詩山鬼吹燈滅｜｜語夜闌

廚兵　魏書崔光傳供頓候迎公私擾費｜｜幕士衣履敗穿晝暄夜淒罔所覆藉監帥驅捶泣呼相望霜旱為災所在不稔飢饉洊臻方成儉弊為民父母所宜存恤

廚娘　江行雜錄士大夫採拾娱侍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線人堂前人劇雜人拆洗人琴童棋童｜｜等級截乎不紊就中｜｜最為下色然非極富貴家不可用

廚婢　膳夫錄蔡太師京｜｜數百人庖子亦十五人段丞相有老婢名膳祖

廚饌　宋書庾悅傳劉毅家在京口貧約過常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悅為司徒右長史暫至京要

府州僚佐共出東堂衆人竝避之唯毅留射如故悅丨丨甚盛不以及毅　宋史顏詡傳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一門千指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輯睦匜架無主丨丨不異義居數十年終日怡愉

廚膳　蜀志秦宓傳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臥在茅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丨丨即宓第宴談宓臥如故　晉書何曾傳曾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丨丨滋味過於王者　水經江水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注縣有官橘官荔枝園夏至則熟二千石常設丨丨命士大夫共會樹下食之　孔融六言詩曹公憂國無私減去丨丨甘肥　岑參和刑部成員外秋夜寓直詩時衣天子賜丨丨大官調

廚廩　宋史胡仲堯傳累世聚居至數百口構學舍於華林山別墅聚書萬卷大設丨丨以延四方遊學之

士

廚料 宋史職官志宮觀副使文明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龍圖樞密直學士並有給茶節度使副以下各給丨丨丨六斗麪一石二斗 又度支分掌八案七曰斛斗案注掌兩京倉廩廥積計度東京糧料百官祿粟丨丨解醒語唐駙馬寵於太后所賜丨丨甚盛乃開回僊廚以市廚極馨香使仙人聞之亦當駐也

廚食 宋史職官志內外官有添支料錢職事官有職錢丨丨錢職纂修者有折食錢 應璩與韋仲將書人非神仙須仰衣食方今體寒心飢憂在旦夕而欲東希許昌治生之物西望陵縣丨丨之祿誠恐將為牛蹄中魚卒絶氏之肆矣

廚饍 唐書刑法志凡役男子入于蔬圃女子入于丨丨

廚酒 桂海酒志瑞露帥司公｜｜也經撫所前有井清烈汲以釀遂有名今南庫中自出一泉近年只用庫井酒仍佳

廚米 唐書選舉志代宗廣德二年詔曰古者設大學教胄子雖年穀不登兵革或動而俎豆之事不廢頃年戎車屢駕諸生輟講宜追學生在館習業度支給｜｜

廚釜 宋史李濤傳時中書｜｜鳴者數四濤晝寢閤中夢嚴飾廳事羣吏趨走云迎新宰相帶諸司使既寤心異之數日濤罷以邠為相兼樞密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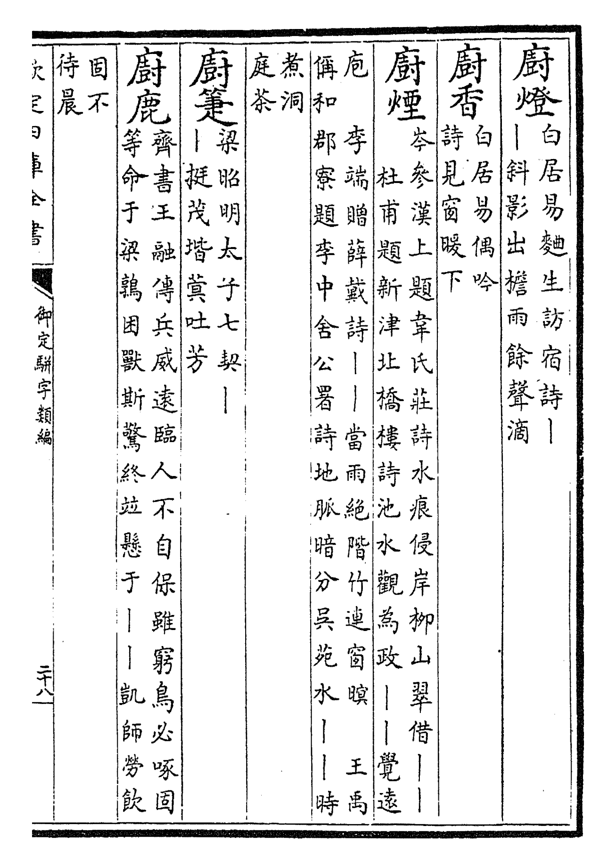
廚錢 魏志毋丘儉傳注儉欽等表曰近者領軍許允當為鎮北以｜｜｜給賜而師舉奏加辟雖云流徙道路餓殺天下聞之莫不哀傷　宋史舒亶傳亶在翰林受｜｜越法三省以聞命下大理

廚畫 庾肩吾謝東宮示古跡啓石書有暗丨丨猶存

廚帳 南史梁宗室明傳太清元年為豫州刺史百姓詣闕拜表言其德政樹碑于州門內及碑匠採石出自肥陵明乃廣營丨丨多名人物躬自率領牽至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人也　梁武帝禁止私利詔至于民間誅求萬端或供丨丨或供廄庫或遣使命或待賓客皆無自費取給於民

廚簏 齊書崔慰祖傳臨卒與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丨丨可檢寫之以存大意　皮日休秋晚訪李處士所居詩書閣鼠穿丨丨破竹園霜後桔槔閑

廚船 續聞見近錄諸綱有丨丨今則為押綱丨丨矣故事置丨丨者為全綱諸船不得動火惟丨丨造飯以給諸船一無火燭之虞二無盜米之弊　花蕊夫人宮詞丨丨進食簇時新侍坐無非列近臣



廚燈　白居易麯生訪宿詩丨斜影出檐雨餘聲滴

廚香　白居易偶吟詩見窗暖下

廚煙　岑參漢上題韋氏莊詩水痕侵岸柳山翠借丨丨　杜甫題新津北橋樓詩池水觀為政丨丨覺遠

庖　李端贈薛戴詩丨丨當雨絶階竹連窗暝　王禹偁和郡寮題李中舍公署詩地脈暗分吳苑水丨丨時煮洞庭茶

廚簏　梁昭明太子七契丨丨挺茂揩莫吐芳

廚鹿　齊書王融傳兵威遠臨人不自保雖窮鳥必啄固等命于梁鶉困獸斯驚終並懸于丨丨凱師勞飲固不待晨

廚法 宋史藝文志佛説三亭丨丨經二卷

廚中 宋書符瑞志丨丨自生肉其薄如箑搖動則風生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箑脯　魏書高允傳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緼袍丨丨鹽菜而已高宗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匹粟千斛　說苑丨丨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　歸田錄國朝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廚賜食與閤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坐廡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內諸司副班于垂拱殿外廷中而中書則別班謝于門上故朝中為之語曰丨丨賜食階下謝衣　三楚新錄有李載仁者唐之後也避亂於江陵李興署觀察推官為性迂緩一日將赴從誨召方上馬無何部曲相毆載仁怒命急於丨丨取飯并猪肉令相毆者對餐之仍戒曰如敢再犯必當於猪肉中加之以酥聞者無不笑之　青瑣詩話見門

館下 高適漣上題樊氏水亭
詩亭上酒初熟||魚每鮮

廚下 吳志甘寧傳||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
之故不即還後寧齎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
||兒還寧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
射殺之 張籍新嫁娘詩三日入||洗手作羹湯

廚畔 羅隱撫州别阮兵曹詩内史宅
邊今獨恨步兵||舊相容

廚冷 白居易酬夢得貧居咏懷詩||
難留烏止屋門閑可與雀張羅

廚寒 白居易村居詩門閑
仍進雪||未起煙

廚爨 張喬隱巖陪鄭少師夜坐詩
硯磨清澗石||白雲樵

廚靜 皮日休徙步訪魯望不遇詩壁閒
定欲圖雙檜||空如飯一麻

廚蓋　皮日休江南道中懷茅山廣文南陽博士詩堂扃洞裏千秋燕｜｜巖根數斗泉

廚養　說苑晏子侍于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臣也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于寡人奚為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

廚費　魏書甄琛傳劉纘子晰為朐山戍主晰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已六十餘矣乃納晰女為妻婚日詔給｜｜琛深所好悅世宗時調戲之

竈

竈山　金漳蘭譜｜｜蘭有十五萼色碧玉花枝開體膚鬆美顒顒昂昂雅特閑麗真蘭中之魁品也

竈磯　雲林石譜登州下臨大海有沙門｜｜島多産黑白石磨礲為棋子

竈君　明一統志｜｜山在汝州城西南三十里山有石刻｜｜山三字

竈鬼　史記武帝紀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術夜致王夫人及｜｜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　元稹投簡陽明洞天詩霧噴雷公怒煙揚｜｜趨　陳孚詩平生最笑秋風客只愛黄金｜｜書

竈神　禮記禮器燔柴于奥疏奥當為爨字之誤也者下文云老婦之祭盛于盆尊于缾故知非奥也奥者夏祀｜｜其禮尊以老婦配之耳故中霤禮祭竈先薦于奥有主有尸用特牲迎尸以下略如祭宗廟之儀是其事大也爨者宗廟祭尸卒食之後特祭老婦盛于盆尊于瓶是其事小也

竈廩　歐陽修夷陵縣至喜堂記見瓦屋下

竈戶 宋史食貨志其鬻鹽之地曰亭場民曰亭户或謂之||户有鹽丁歲課入官受錢或折租賦皆無常數

竈下 後漢書劉元傳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長安為之語曰||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

關内侯 莊子蝴蝶胥也化而為蟲生于||其狀若蜕其名為鴝掇 南唐近事諫議大夫張義方命道士陳友合還丹于牛頭山頻年未就會義方遘疾將卒恨不成九轉之功一旦命子弟發丹竈||有巨虺火吻錦鱗蜿蜒其間若為神物護持乃取丹自餌一粒瘖瘂而終當時識者以為氣未盡服之陰者不壽也 高適宋中遇楊山人詩簷前舉醇醪||烹隻雞 劉禹錫唐秀才贈端州紫石硯以詩答之詩閼里廟堂空舊物開方||豈天然

竈底 皮日休貧居秋日詩貧家煙爨稀｜｜陰蟲語

竈額 姚合酬任疇協律夏中苦雨見寄詩溼煙凝｜｜荒草覆牆頭　又寄賈島詩甕頭寒絶酒｜｜曉無煙

竈突 漢書霍光傳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直｜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　呂覽季子曰燕雀爭善處於一屋之下子母相哺也姁姁焉相樂也自以為安矣｜｜決則火上焚棟燕雀顔色不變是何也乃不知禍之將及已也為人臣免於燕雀之智者寡矣　明一統志｜山在遼蓋州衛東南一十五里羣山環繞中有孤峰特起若｜｜然故名

竈甓 宋史范恪傳嘗會諸道兵攻十二盤既出當迷子砦中流矢督戰愈力視砲石中有火甓者恪取號

于衆曰賊矢石盡用丨下丨矣于是士卒爭奮果先得城

竈陘 禮記月令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注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奧東面設主于丨丨乃祭肺及心肝為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户之禮疏丨丨謂竈邊承器之物以土為之

竈煙 漢書五行志元帝時童謡曰井水溢滅丨丨灌玉堂流金門

竈聚 庾肩吾玉帳山銘巖留故鼎丨丨新荆

竈滅 賀朝從軍行峰沈丨丨靜邊亭海宴山空肅已寧

竈起 皮日休茶竈詩南山茶事動丨丨巖根傍

筵

筵席 詩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䟽言先王有仁恩之故能誠心親戚其親戚之兄弟無遠無近王俱爾而揖進之與之宴樂于時王心實說鋪設促遽或有陳之｜｜者或有授之以几者是王能親其所親也 又肆｜設｜授几有緝御 禮記樂記鋪｜｜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 南史劉渢傳路氏病經年渢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輒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路氏富盛一旦為渢立齋宇｜｜不減侯王 柳宗元石澗記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亘石為底達於兩涯若牀若堂若陳｜｜若限閫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

筵宴 晉書義陽王望傳時魏高貴鄉公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王沉鍾會並見親待數侍｜｜ 釋常談周

瑜字公瑾妙於音律每有丨丨所奏音樂小有誤失瑜必舉目瞪視時人曰曲有誤周郎顧　開元天寶遺事南中有魚肉少而脂多彼中人取魚脂煉為油或將照紡織機杼則暗而不明或使照丨丨造飲食則分外光明時人號為饞魚燈

筵羞　劉禹錫桃源行丨丨石髓勸客餐燈爇松脂留客宿

筵闌　庾信華林園馬射賦既而日下澤宮丨丨相圃悵徙蹕之留歡眷迴鑾之餘舞

筵上　劉長卿同諸公袁郎中宴筵喜加章服詩手詔來丨丨腰金向粉闈

筵前　禮記月令注見戶內下

祠

祠廟　宋史禮志見宮觀下　魏武帝春祠令議者以爲有事於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　杜甫謁先主廟詩舊俗存｜｜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劒不解履上殿今｜｜空山泣鬼神　又登樓詩可憐後主還｜｜日暮聊爲梁甫吟

祠宇　唐明皇經河上公廟詩元元沙門啓肅肅｜｜清

祠寺　唐書常袞傳今軍旅未寧王畿戶口十不一在而諸｜｜寫經造像焚幣埋玉所以賞賚若比丘道士巫祝之流歲以萬計陛下若以易芻粟減貧民之賦天下之福豈有量哉

祠宮　王十朋蓬萊閣賦喬松鬱乎故陵丹青儼於｜｜

祠堂　漢書霍光傳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盛飾

丨丨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䌁馮黄金塗韋絮薦輪侍婢戶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　晉書石勒載記禁州郡諸丨丨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有益百姓者郡縣更為立丨丨殖嘉樹凖嶽瀆已下為差等　魏書韋珍傳高祖初蠻首桓誕歸欵朝廷思安邊之略以誕為東荆州刺史令珍為使與誕招慰蠻左珍自懸瓠西入三百餘里至桐栢山窮淮源宣揚恩澤莫不降附淮源舊有丨丨蠻俗恒用人祭之珍乃曉告曰天地陰靈即是民之父母豈有父母甘子肉味自今已後悉宜以酒脯代用　鹽鐵論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丨丨屏閣垣闕罘罳　杜甫蜀相詩丞相丨丨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祠屋 唐書王仲舒傳有為佛老法興浮屠||者皆驅出境 杜甫詠懷古跡詩武侯||常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祠山 明一統志||廟在直隸廣德州橫山舊志神姓張名渤吳興人一云武陵龍陽人生西漢末遊苕霅之間久之欲自長興之荆溪鑿河至廣德以通舟楫工役將半遂遁於橫山故人立祠祀之

祠部 南史裴松之傳義熙初為吳興故鄣令在縣有績入為尚書||郎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以為諸欲立碑者悉宜令言上為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 又司馬褧傳梁天監初詔通儒定五禮有舉褧修嘉禮除尚書||郎時創定禮樂褧所建議多見施行 又周捨傳梁武帝即位吏部尚書范雲重捨才氣言之武帝名拜尚書||郎禮儀損益多自捨出 唐書百官志禮部尚書一

人正三品侍郎一人正四品下掌禮儀祭享貢舉之政其屬有四一曰禮部二曰||三曰膳部四曰主客

祠官 杜甫橋陵詩宮女晚知曙||朝見星又往在詩故老復涕泗||樹椅桐

祠史 范成大秋雷歎我雖閒寂忝||家請官供尚倉粟

祠前 羅隱衡陽泊木居士廟下詩南朝庾信無因賦牢落||水氣腥

祠下 戴叔倫寄萬德躬故居詩見閣前下

祠旁 唐書田游巖傳游巖愛夷陵清溪止廬其側長史李安期表其才名赴京師行及汝辭疾入箕山居許由||自號由東鄰頻召不出

祠西 杜甫丈人山詩丈人||佳氣濃緑雲擬住最高峰

祠祀 唐書百官志祠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丨丨享祭天文漏刻國忌廟諱卜筮醫藥僧尼之事珠玉珍寶供祭者不求於市

祠祭 唐書王璵傳明皇在位久推崇老子道如神仙事廣修丨丨靡神不祈

祠制 柳宗元終南山祠堂碑見柱礎下

廟

廟堂 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傳此舜丨丨之樂疏謂丨内丨上之樂　禮記禮器丨丨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丨丨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　後漢書班固傳固奏記東平王曰將軍養志和神優游丨丨又虞詡傳為朝歌長始到謁河内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丨丨反在朝歌耶　晉書桓冲傳符堅

盡國内侵沖深以根本為慮乃遣精鋭三千來赴京都謝安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闕西藩宜以為防沖台佐吏對之歎曰謝安乃有丨丨之量不閑將畧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雖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袵矣　宋書五行志晉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礿祠畢有兔行丨丨上兔野物也而集宗丨之丨不祥莫甚焉　齊書高逸傳序易有君子之道四馬語默之謂也故有入丨丨而不出狥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　南史阮孝緒傳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丨丨若使麏麚可驂何以異夫驥騄　唐書禮樂志御史位於丨丨之下協律郎位於丨丨丨上前楹之間　又賈躭杜佑令狐楚傳賛躭佑楚皆惇儒大衣高冠雍容丨丨道古今處成務可也以大節責之蓋碈中而玉表歟　管子抱蜀不言而丨丨自脩注蜀祠器也　莊子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

乘之君憂慄乎｜｜之上　淮南子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劍綬帶而寢非郊亭大而｜｜狹小也至尊居之也　說苑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謹之於｜｜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　顏氏家訓國之興亡兵之勝敗博學所至幸討論之入帷幄之中參｜｜之上不能為主畫規以謀社稷君子所恥也　梁簡文帝大法頌序受脤於｜｜之上揚威於關塞之下　韓愈上宰相書幸今天下無事大小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　又許國公神道碑釋師十萬歸居｜｜　歐陽修上范司諫書天子曰可宰相曰不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於｜｜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　沈佺期和户部岑尚書參迹樞揆詩｜｜喜容與時物遞芳菲　儲光義送丘健詩元戎啓神皇｜｜發嘉謀　高適信安王幕府詩｜｜咨上策幕府制中權

劉禹錫唐秀才贈端州紫石硯以詩答之詩見寵
下　黄滔投刑部裴郎中詩禮闈後人窺作鏡||前
席待為霖　又辭相府詩匹馬
忍辭藩屏去小才寧副||求

廟廷　庭同魏志齊王芳紀正始五年冬十一月癸卯詔
祀故尚書令荀攸於太祖||　晉書裴秀傳咸
寧初與石苞等竝為王公配享||　齊書禮志祠部
郎何諲之議功臣配饗累行宋世檢其遺事題列坐位
具書贈官爵謚及名文不稱主便是設板也白虎通云
祭之有主孝子以繫心也捻斯而言升配||不容有
主宋時板度既不復存今之所制大小厚薄如尚書台
板為得其衷　隋書禮儀志禘祫之月則停時饗而陳
諸瑞物及伐國所獲珍奇於||　北史于栗仲文傳
受脤||恭行天罰　唐書儒學傳貞觀二十一年詔
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
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服虔何休王

肅王搿杜預范甯二十一人用其書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今竝配享孔子｜｜　宋史禮志熙寧七年判國子監常秩等請立孟軻揚雄像於｜｜仍賜爵號又請追尊孔子以帝號下兩制禮官詳定以為非是而止

又樂志釋奠樂章儼然冠纓崇然｜｜百王承祀涓辰惟丁

廟朝　戰國策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臣今見王獨立於｜｜矣　唐書李晟傳帝至自梁晟以戎服見三橋帝駐馬勞之晟再拜頓首賀克殄大盜｜｜安復　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

廟殿　魏書崔光傳見宮寢下宋史禮志見戶牖下

廟廊　王義之報殷浩書吾素自無｜｜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　延賢贈

趙祭酒詩冰蘖操持心似鐵｜｜贊畫鬢成絲

廟宇 宋書禮志晉侍中裴頠西都碩學考詳前載未能制定以為尊祖配天其義明著｜｜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參詳鄭元之注差有準據 水經注汾水西逕晉陽城南舊有介子推廟前有碑｜｜傾頹唯有單碑獨存矣

廟室 公羊傳用栗者藏主也注藏於｜｜中堂所當奉事也 宋書禮志｜｜當以客主為限無拘常數殷世有二祖二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推此論之宜還豫章潁川全祠七廟之禮 唐書禮樂志時享之日其配享功臣各位於其｜｜大階之東少南西向以北為上 宋史禮志初禮院請增｜｜孫抃等以為七世之廟據父子而言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之水經河水又南逕子夏石室注東南北有二石室臨側

河崖即子夏｜｜也

廟屋 宋書禮志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為生增造｜｜一百五十五閒而品課無章士君子恥與其列　韓愈衢州徐偃王廟碑見梁桷下

廟祠 戰國策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而求也今巳得之矣楚國必伐　水經注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岸上并有｜｜祠前有石碑三所二碑文字紊滅不可復識一碑是太和中立

廟梁 戰國策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懸之｜｜宿昔而死

廟閣 江淹為蕭領軍拜侍中刺史章臣功乏至道不足以題象魏績非振民無可以書｜｜

廟門 書顧命諸侯出丨丨侯疏丨丨謂路寢門也 禮記祭統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丨丨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丨丨外則疑於君入丨丨則全於臣全於子疏君道之全全在丨丨外 又聘義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丨丨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 儀禮士冠禮筮於丨丨 大戴禮擯者曰遷廟事畢請就燕君出丨丨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丨丨告事畢

廟柱 杜甫橋陵詩瑞芝產丨丨丨丨好鳥鳴巖扃

廟楹 唐書高郢傳昔魯莊公丹桓公丨丨而刻其桷春秋書之

廟垣 史記申屠嘉傳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丨堧丨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丨丨為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

穿非真丨卜乃外壖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　宋史禮志親謁華陰西嶽廟羣臣陪位丨丨内外列黄麾仗　又孔道輔傳初道輔與其父里中儆郭贄舊宅居之有言於帝者曰道輔家近太廟出入傳呼非所以尊神明即詔道輔他徙集賢校理張宗古上言漢内史府在太廟壖垣中國朝以來丨丨下皆有官私第舍謂不須避帝出宗古通判萊州道輔歎曰憸人之言入矣

廟院　摭言鄭侍郎薰主文舉人中有顔標者薰誤謂是魯公之後即以標為狀元及謝恩日從容問及丨丨標曰標寒進也未甞有丨丨薰始大悟塞默而已尋為無名子所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顔標作魯公　鄭公同志顧雲下第出京偶有寄勉詩吟聒暮鶯歸丨丨睡消遲日寄僧家

廟社　魏書城陽王鸞傳古者軍行必載丨丨之主所以示其威惠各有攸歸今徽卿等敗軍之罪於社主

之前以彰厥咎　又崔光傳墟墓必哀丨丨致敬
塋壟悽慟入門聳慄適墓不登未有昇陟之事

廟庫　魏書高道悅傳見宮極下

廟府　張衡天象賦見室壁下

廟碑　元史文宗紀賜上都孔子丨丨　韓愈答魏博田
僕射書頃者又蒙不以文字鄙薄令譔丨丨見遇
殊常荷
德尤切

廟塔　唐書蘇瓌傳武后鑄浮屠立丨丨役無虛歲瓌以
為糜損浩廣雖不出國用要自民產日殫百姓不
足君孰與足天下僧尼濫偽相
半請併寺著僧常員數缺則補

廟祧　魏志明帝紀景初元年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
為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為魏

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如周后稷文武||之制 宋書歷志或云百代遠祖名謚彫滅墳塋不復存於銘表游魂不得託於||故以初歲良辰建華蓋揚綠旌將以招靈爽庶衆祖之來憑云爾

廟寢 晉書賀循傳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别立||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

廟墓 齊書劉祥傳祥從祖兄彪祥曾祖穆之正胤建元初降封南康縣公虎賁中郎將永明元年坐||不修削爵

廟灣 元史董摶霄傳至正十六年勦平北沙||沙浦等砦

廟山　明一統志｜｜｜在海鹽縣西南四十五里地名礀頭　又｜｜｜在濟南府城東一十里上有舜廟故名　又｜｜｜在鞏昌府通渭縣南二里

廟前　李商隱商於詩清渠州外月黃葉｜｜霜　溫庭筠老君廟詩｜｜晚色連寒水天外斜陽帶遠帆　胡曾題周瑜將軍廟詩見庭際下　羅隱四晧廟詩漢惠秦皇事已聞｜｜高木眼前雲

廟中　詩訪予落止傳訪謀落始也箋成王始即政自以承聖父之業懼不能遵其道德故於｜｜與羣臣謀我始即政之事　禮記祭統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備于｜｜也｜｜者竟內之象也　漢書揚雄傳長楊賦聽｜｜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　齊書王敬則傳見

廟神

下

廟上 北史張季珣傳季珣父祥為并州司馬隋漢王諒反遣其將劉建攻之縱火燒其郭下其城西有王母廟祥乃望廟再拜泣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雲起雨降而火遂滅

廟器 史記張釋之傳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

廟鼓 張蠙送友人歸武陵詩戍旗招海客｜｜集江鴉

廟鐘 宋史陳襄傳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至數輩相撐拄襄語之曰某｜｜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餘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羣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無

所汚扣之乃為盜者蓋畏鐘有聲故不敢觸

廟火 宋書禮志案禮記孔子答曾子當祭而日蝕太廟火如牲至未殺則廢然則祭非無可廢之道也但權所為之輕重耳日蝕廟火變之甚者故乃牲至尚猶可廢

廟樹 南史侯景傳時都下王侯庶姓五等廟樹見殘毀唯文宣太后廟四周柏樹獨鬱茂

廟竹 温庭筠江岸即事詩廟竹唯聞鳥江帆不見人

廟主 宋史禮志見園邑下

廟神 齊書王敬則傳軍荒之後縣有一部劫逃紫山中為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可悉出首當相申論治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敬則於廟中設酋於座收縛曰吾先啓神若

負誓還神十牛今不違誓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百姓悅之　張祜晚秋江上作煙霞山鳥散風雨｜｜歸

廟兵　宋史韓世忠傳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覲我虛實乃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滸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既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朮也

廟史　蘇軾巫山詩巉巉隔江波一一問｜｜

廟庖　魯語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設穽鄂以實｜｜畜功用也

廟牲　淮南子犧牛粹毛宜于｜｜其于以致雨不若黑蜧

廟食　史記優孟傳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楩楓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

前韓魏翼衛其後｜｜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　後漢書梁竦傳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南史馮道根傳郡召為主簿不就曰吾當使封侯｜｜安能為儒吏耶　唐書裴度傳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不思其風烈葬管城逮今｜｜　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能信於南海之民｜｜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

廟事　韓愈徐偃王廟碑太末之里姑蔑之城｜｜時修仁孝振聲

廟禮　越語其達士潔其居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之　宋書樂志自後晉東遷日不暇給雖大典略備遺闕尚多至於樂號｜｜未該往正

廟樂 宋書樂志武皇帝｜｜未稱其議定｜｜及舞舞者所執綴兆之制聲歌之詩務令詳備

廟律 宋書黃回傳異規既扇｜｜幾殆

廟紀 宋書王景文傳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景文風度淹粹理懷清暢體兼望實誠備夷岨寶歷方啓密贊義機妖徒干紀預毘｜｜宜登茅社永傳厥祚

廟制 宋書禮志自唐至周｜｜不同而皆七世自周以上所謂太祖非始受命之主特始封之君而已

廟象 宋書禮志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勲益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烝嘗止於私門｜｜闕而莫立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也

廟貌 詩小序清廟祀文王也｜｜之言｜也死者之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為之

耳　宋史禮志詔先代帝王載在祀典或｜｜猶在久廢牲牢或陵墓雖存不禁樵采其太昊炎帝黃帝高辛唐堯虞舜夏禹成湯周文王武王漢高帝光武唐高祖太宗各置守陵五戶歲春秋祀以太牢　又宋琪傳臣曾受任西川數年經歷江山備見形勢要害利州最是咽喉之地西過桐柏江去劍門百里東南去閬州水陸二百餘里西北通白水清川是龍州入川大路鄧艾於此破蜀至今｜｜存焉

廟略　晉書羊祜傳昔吳為不恭負險稱號郊境不闢多歷年所祜受任南夏思靜其難外揚王化內經｜｜著德推誠江漢歸心舉有成資謀有全策　齊書高帝紀寵臣裂冠則裁以｜｜荆漢反噬則震以雷霆　陸機晉平西將軍周處碑銘式揚｜｜克清天步　庾信哀江南賦宰衡以干戈為兒戲縉紳以清談為｜｜　李元紘奉和御製平邉詩｜｜占黃氣神兵出絳宮　李嶠送駱奉禮從軍詩玉塞邉烽舉金壇｜｜申

廟算 魏志楊阜傳夫｜｜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況今｜｜有闕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　晉書張華傳帝遣華詣祜問以代吳之計及將大舉以華為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　魏書彭城王勰傳勰翼弼六師纂戎荆楚沔北之勲每毘｜｜從討新野有克城之謀受命鄧城致大捷之效功為羣將之最也　孫子兵未戰而｜｜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不勝者得算少也　孫綽褚裒碑公志在芟夷兇類拯拔晉民繕甲練卒日不暇給者久矣遂見機而作遺其劍履將龍馬河洛電掃司豫｜｜以逆徒尚繁困獸難逼命公還旆以俟齊舉　庾信齊王進白兔表重承｜｜方事申威　潘岳西征賦彼雖衆其馬用故制勝於｜｜　高適同李員外賀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解圍憑｜｜止殺報君恩　杜甫客堂詩循文｜｜正獻可天衢直　又夔府書懷詩｜｜高難測天憂實在兹　李正封詩軍門宣一令｜｜建三略

廟謨 杜甫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詩猛將紛塡委||蓄長策 又送王信州崟北歸詩徙倚瞻王室從容仰||

廟謨 元稹連昌宮詞||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痏 又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休用兵

廟圖 宋史食貨志自崇寧以來言利之臣殆析秋毫沿汴州縣坳增鎮柵以牟稅利官賣石炭增二十餘場而天下市易務炭皆官自賣名品瑣碎則有四脚鋪牀榨磨水磨||淘沙金等錢不得而盡記也

廟議 唐書朱子奢傳始武德時太廟享止四室高祖崩將祔主於廟帝詔有司詳議子奢建言漢丞相韋元成奏立五廟劉歆議當七鄭元本元成王肅宗歆於是歷代||不能一且天子七廟諸侯五降殺以兩禮之正也若天子與子男同則間無容等非德厚流廣德薄游狹之義

廟幹 宋史顏復傳孔宗翰請尊奉孔子祠復因上五議欲專其祠饗優其田禄蠲其｜｜司其法則訓其子孫朝廷多從之

廟戰 淮南子凡用兵者必先自｜｜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矣 又｜｜者帝神化者王所謂｜｜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

廟勝 魏志鍾毓傳見殿堂下 晉書甘卓傳時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騫說卓人臣之義安忍國難而不陳力何以北面於天子邪使大將軍平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守絶荆湘之粟將軍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未之聞也 魏書李諧傳王略恢而｜｜車徒發而雷響 曹植封二子為公謝恩章文無升堂

｜｜之功武無摧鋒接刃之効

廟諱　唐書百官志祠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國忌｜｜卜筮醫藥僧尼之事珠玉珍寶供祭者不求於市

廟號　宋史禮志按禮天子七廟親廟五祧廟二據古則僖順二祖當遷國家道觀佛寺竝建別殿奉安神御岂若每主為一廟一寢或前立一廟以今十六間為寢更立一祧廟逐室各題｜｜釦寶神御物宜銷毀之

廟受　禮記聘義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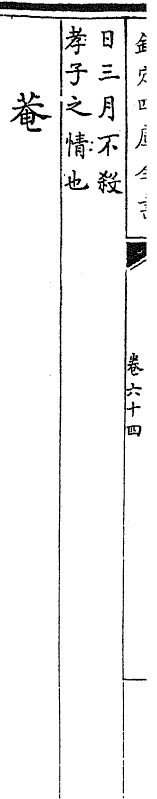
廟額　宋史禮志太常博士王右請自今諸神祠無爵號者賜｜｜已賜額者加封爵

廟列　李商隱登霍山驛樓詩丨丨前峰迴樓開四望窮

廟數　唐書朱子奢傳垂拱中博士周悰請武氏廟為七室唐朝為五下比諸侯大隱奏言秦漢母后稱制未有庚古越禮者悰損國丨丨悖大義不可以訓武后不獲已偽聽之時皆服大隱沈正不詭從有大臣體　宋史禮志今僖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為立廟之祖方丨丨未過七世遂毀其廟遷其主考之三代禮未有此

廟七　范成大報天賦禮經之五世丨之丨

廟見　儀禮婦三月而丨丨　齊書禮志議者乃云先在儲宮已經致敬卒哭之後即親奉時祭則是丨丨故無別謁之禮竊以為不然　韓詩外傳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三月而丨丨稱來婦也厥明見舅姑舅姑降于西階婦升自阼階授之室也憂思三



日三月不殺孝子之情也

菴

菴山 明一統志｜｜在建陽縣東南後唐時有處士石湖結菴此山故名

菴廬 後漢書皇甫規傳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巡視將士三軍咸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

菴舍 齊書王秀之傳父卒為｜｜于墓下持喪 又孝義傳會稽人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耄無所知父篤癃病母不安其室值歲饑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蓴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為義門多欲取為婦長女自傷煢獨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為｜｜墓側 宋史西南諸夷傳

追至斗行村上屏風山連破四砦一日三戰俘馘百餘人奪資糧五千石槍刀什器萬數焚羅固募斗引等三十餘村丨丨三千區

菴羅 梁元帝謝賚功德食一頭啓天廚淨饌丨丨法果

菴側 晉書郭文傳有猛獸殺大麈於丨丨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歎之

菴蔄 史記司馬相如傳其卑溼則生藏莨蒹葭東薔雕胡蓮藕菰蘆丨丨軒芋衆物居之不可勝圖

塔

塔廟 晉書外戚何準傳準兄充居宰輔之重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經修營丨丨而

已 唐書傅奕傳昔高齊仇子他言僧尼丨丨外見毁宰臣內見疾妃嬙陽讒陰謗卒死都市 又辛替否傳昔夏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商受之商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三十餘世而漢受之由漢而後歷代可知已咸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窮金玉脩丨丨享久長之祚乎 淨住子建立諸丨丨堂殿及寶刹彩畫及木像金銀銅石等傳寫諸相好顯示于法身如是諸功德我今悉隨喜 顏氏家訓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誠孝在心仁惠為本豈令罄井田而起丨丨窮編户以為僧尼也 朝野僉載景龍中瀛州進一婦人身上隱起浮圖丨丨諸佛形像按察使進之授五品其女婦留內道場 後畫品錄張僧繇善圖丨丨超越羣工 徐浩寶林寺作丨丨崇其巔規摸稱壯哉 杜甫哀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詩龍宫丨丨湧浩劫浮雲衞 劉禹錫送僧仲剬東遊詩荆州本自重彌天南朝丨丨猶依然 陳潤登西靈塔詩丨丨出招提登臨碧海西

塔院 城南注過｜｜抵韋趙覽午相公樊鄉郊居

塔宇 齊書文惠太子傳開拓元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其中樓觀｜｜多聚奇石妙極山水慮上宮望見乃傍門列修竹内施高鄣造游牆數百間施諸機巧

塔寺 宋書天竺迦毗黎國傳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摹之奏曰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形像｜｜所在千數進可以擊心退足以招勸而自頃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為至更以奢競為重舊宇頹弛曾莫之修而各務造新以相姱尚甲第顯宅于兹殆盡材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　又訶羅陁國傳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伏承聖主信重三寶興立｜｜周滿國界城郭莊嚴清淨無穢四衢交通廣博平坦臺殿羅列狀若衆山莊嚴微妙猶如天宮　齊書武帝紀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為道及起立｜｜以宅為精舍並嚴斷

之

塔頂 貢父詩話泗州塔人傳下藏真身後閣上碑道興國中塑僧伽像事甚詳退之詩曰火燒水轉掃地空則真身焚矣塔本喻都料造極工巧俗謂｜｜為天門蘇國老詩曰上到天門最高處不能容物只容身以譏在位者　李洞贈莊嚴律禪師詩

松根穴蟻通山遠｜｜巢禽見海微

塔尖 畫繼徽宗時益興畫學如進士科下題取士立博士考其藝能所試之題如亂山藏古寺魁則畫荒山滿幅上出幡竿以見藏意餘人乃露｜｜或鴟吻往往有見殿堂者則無復見藏意矣　薩都剌過浦城詩

人家雞犬隔癡嵐

江郭微茫見｜｜

塔檐 夢溪筆談李成畫山上亭館及樓｜皆仰畫飛｜其說以為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見其榱桷

陸游詩丨丨風鐸亂踈更

塔形 李白春日詩丨丨標海月樓勢出江煙

塔影 宋之問遊法華寺詩臺香紅藥亂丨丨緑篁遮 綦毋潛題靈隱寺山頂禪院詩丨丨挂清漢鐘聲和白雲 司空圖上陌梯寺懷舊僧詩丨丨蔭泉脉山苗侵燒痕

塔像 宋書阿羅車國傳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隱三達六通為世間道是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丨丨莊嚴國土如須彌山

塔骨 桂海虞衡志丨丨子區如大槁皮裹空虛

塔前 杜甫江畔獨步尋花詩黄師丨丨江水東春光嬾困倚微風 劉禹錫碧澗寺詩廊下題詩滿壁塵

||松樹已皴鱗 司空圖偶書詩磬聲花外遠人影||孤

塔左 唐書嚴挺之傳溺志于佛與浮屠惠義善義卒衰服送其喪已乃自葬於其||

塔中 宋書王懿傳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以河北所遇也

塔下 齊書五行志永明八年四月六日雷震會稽山陰恒山保林寺剎上四破電火燒||佛面窗户不異也 温庭筠開聖寺詩竹間泉落山廚靜||僧歸影殿空

塔邊 張喬寄薦福寺棲白大師詩高塔六街無不見||名出祇吾師

塔裏 梁簡文帝與僧正教昔||紅函止傳舍利象頭白繖非謂全身

塔亭 明一統志||寺在汝州城東關

塔橋 遼邸記聞遼王好營宮室置亭院二十餘區其名有西樓西宮曲密華房太乙竹宮有月榭紅房花坳藥圃雲溪冰室鶯塢虎圈又有｜｜龍口西疇草湖蕊珠洞宮人斜諸處緜延包絡參差蔽虧琪花瑶樹異獸文禽靡不畢致

塔山 水經注斟亭在溉水東水出桑犢亭東覆甑山亭故高密郡治世謂之故郡城山謂之｜｜水曰鹿孟水亦曰戾孟水皆非也 明一統志｜｜在萊州府濰縣東南六十里東丹河源發於此 又｜｜在揚州府通州南與狼山相接其上有塔

塔象 梁簡文帝式佛像銘 影生千葉花成四柱｜｜單留龕童雙舞

塔雁 張謂道林寺送莫侍御詩 霜引臺烏集風驚｜｜飛

塔莎 明一統志｜｜水出太原府交城縣東北｜｜谷東南流入汾

塔劫 杜甫岳麓山道林二寺詩｜｜宮牆壯麗敵香廚松道清涼俱

龕

龕谷 明一統志廢｜｜縣在金縣南二十里宋元豐四年置寨元祐七年廢紹聖中復修為堡金陞為縣

尋廢

龕龍 桂苑叢談乾符末有客寓止廣陵開元寺因友會語愚云頃年在京攉寄青龍寺日見有客嘗訪寺僧屈賓署蜀主者忽遽不暇留連翌日復至又遇要地朝客不得展敬别時又來亦阻他事客怒色取筆題門而去詞曰｜｜東去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衆皆不能詳獨有沙彌能解之衆問其由則

曰｜｜去矣乃合字也時日隱西寺字也敬文不在茍字也碎石入沙卒字也此不遜之言辱我曹矣僧人大悟追前人杳無蹤由

龕上 皮日休過雲居院元福上人舊居詩｜｜巳生新石耳壁間空帶舊茶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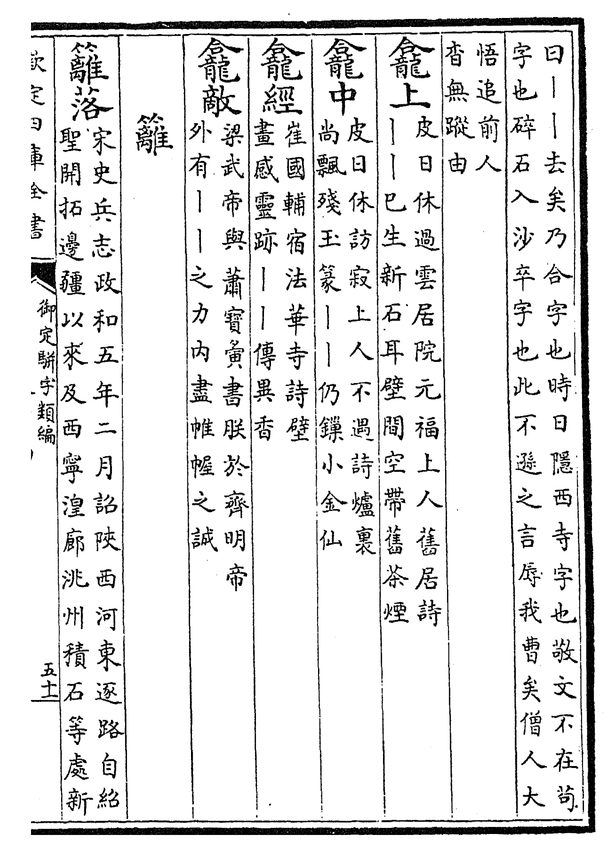
龕中 皮日休訪寂上人不遇詩爐裏尚飄殘玉篆｜｜仍鏁小金仙

龕經 崔國輔宿法華寺詩壁畫感靈跡｜｜傳異香

龕敵 梁武帝與蕭寳夤書朕於齊明帝外有｜｜之力内盡帷幄之誠

籬

籬落 宋史兵志政和五年二月詔陝西河東逐路自紹聖開拓邊疆以來及西寧湟廓洮州積石等處新



邊各有包占良田並合招置弓箭手以為邊防｜｜至令累年曠土尚多應募人數未廣蓋緣自罷專置提舉官隸屬經略司事權不專頗失措置　劉長卿贈西鄰盧少府詩｜｜能相近漁樵偶復同　戴叔倫酬表太祝長卿小湖村山居書懐見寄詩｜｜栽山果池塘養海鱗　柳宗元田家詩｜｜隅煙火農談四鄰夕　劉禹錫龍陽縣歌鷓鴣驚鳴繞｜｜橘柚垂芳照窗戶又深春詩菜園｜｜短遥見桔槔斜　又百花行繁紫韻松竹遠黃逵｜｜　元稹茅舍詩｜｜不蔽肩街衢不容駕　白居易池上早夏詩舟船如野渡｜｜似江村　杜牧池州送孟遲先輩詩｜｜見娉婷機絲弄啞軋　翁承贊書齋謾興詩池塘四五尺深水｜｜兩三般樣花　王禹偁寒谷詩

樓臺藏綠柳｜｜露紅桃

籬門　南史蕭昕素傳為中書侍郎在位少時求為諸暨令到縣十餘日挂衣冠於縣門而去獨居屛事非

親戚不得至其丨丨　宋史杜生傳所居去縣三十里有屋兩間與其子並居前有空地丈餘即為丨丨生不出門者三十年

籬垣 宋史單煦傳轉知昌州時詔城蜀治煦以蜀地負山帶江一旦毀丨丨而興板築其費巨萬非民力所堪請但築子城

籬槿 晏殊中園賦丨丨彤暮宮槐合昏　盧綸和太常王卿秋日即事詩丨丨花無色堦桐葉有聲　陸游詩新茁畦蔬經宿雨半開丨丨弄斜暉

籬菊 劉長卿九日題蔡國公主樓詩丨丨仍新吐庭槐尚舊陰　白居易履道新居詩丨丨黃金合窗筠綠玉稠　趙嘏秋望詩紫豔半開丨丨靜紅衣落盡渚蓮愁

籬根　高適宋中遇陳二詩丨丨長花草井上生莓苔　白居易閑居自題詩渠口添新石丨丨寫亂泉　皮日休秋晚留題魯望郊居詩簷上落鬬雀丨丨生晚潮

籬間　齊書五行志永元二年冬京師民間相驚云當行火災南岸人家往往於丨丨得布火纏者云公家以此禳之

籬中　杜甫寒雨朝行視園樹詩江上今朝寒雨歇丨丨秀色畫屏紆

籬邊　齊書張岱傳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翳無言聲後延之於丨丨聞其與客語取胡牀坐聽辭義清元延之心服謂賓客曰彼有人馬由此不復酣叫　杜甫歎庭前甘菊花詩丨丨野外多衆芳采擷細瑣升中堂　又正月三日歸溪上詩野外堂依竹丨丨水向城　皎然集陸處士

羽青塘别業詩最賞

無事心｜｜釣溪近

籬頭 委巷叢談三九二

十七｜｜吹觱栗

籬東 杜甫絶句日出｜｜水雲生舍北泥

杜牧折菊詩｜｜菊徑深折得自孤吟

籬旁 杜甫春水生詩南市津頭

有船賣無錢即買繫｜｜

籬上 蜀志先主傳舍東南角｜｜有桑樹生高五丈餘

遥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

謂當出貴人 杜牧秋晚懷茅山石涵村

舍詩籬前白艾鷺春燕｜｜青桑待晚蠶

籬下 張融自序丈夫當删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

｜｜ 元稹西州院詩到來｜｜筍亦已長短生

白居易得微之到官後書備知通州之事悵然有感

詩寅年｜｜多逢虎亥日沙頭始賣魚 又知足吟樽

中不乏酒｜｜仍多菊　李商隱白菊詩素色不同｜
｜發繁花疑自月中生　齊已過陳陶處士舊居詩遠
燒來｜｜寒
蔬簇石根

籬前　杜甫野老詩野老｜｜江
岸廻柴門不正逐江開

籬外　宋書郭世道傳宅上種少竹春月夜有盜其筍者
原平偶起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
施至使此人顛沛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
行又采筍置｜｜鄰曲慙媿無復取者　盧綸觀袁修
侍郎漲新池詩纔聞
｜｜響已覺石邊深

籬障　雲仙雜記杜勝宅以軟漆纒桑枝編為｜｜雨一
過黑光照四面時通甫愛之欲以銅官第取不應

籬缺　白居易詩宅東｜｜嵩峰出　張祥
鳶閒居詩｜｜牽蘿補園蕪植杖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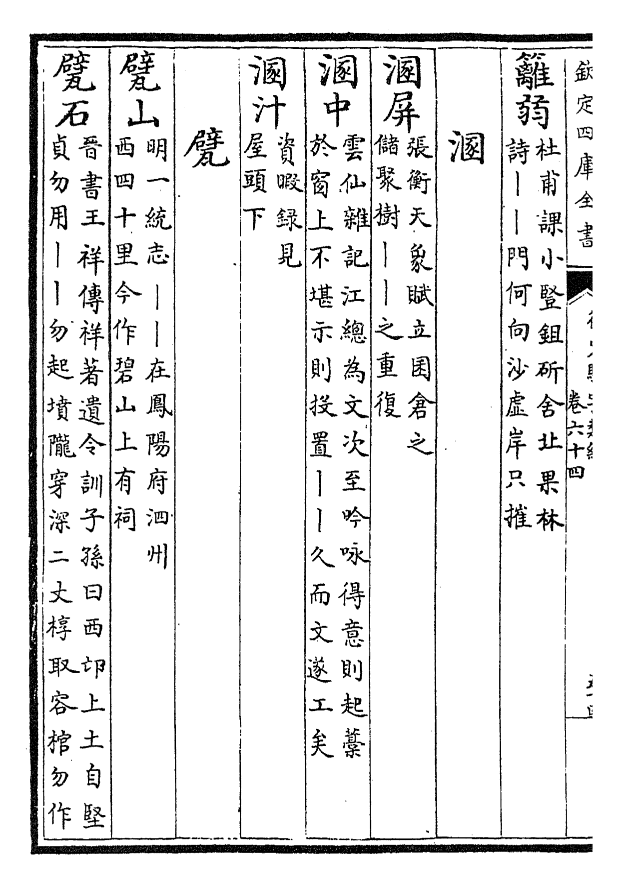
籬陽 宋書謝瞻傳弟晦時為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退為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門庭曰吾不忍見此

籬窺 杜牧村行詩蓑唱牧牛兒||蒨帬女

籬喧 白居易早熱詩||飢有雀池涸渴無鷗

籬陰 鄭谷題進士王駕郊居詩牛臥||晚鳩鳴村意春

籬疎 李白冬日詩木落禽巢在||獸路成　皮日休臨頓為吳中偏勝之地陸魯望居之不出郛郭曠若郊墅余每相訪欵然惜去因成五言十首奉題屋壁詩||從綠槿簷亂任黃茅



籬弱　杜甫課小豎鉏斫舍北果林詩丨丨門何向沙虛岸只摧

溷

溷屏　張衡天象賦立囷倉之儲聚樹丨丨之重復

溷中　雲仙雜記江總為文次至吟咏得意則起羣於窗上不堪示則投置丨丨久而文遂工矣

溷汁　資暇録見屋頭下

甓

甓山　明一統志丨丨在鳳陽府泗州西四十里今作碧山上有祠

甓石　晉書王祥傳祥著遺令訓子孫曰西邙上土自堅貞勿用丨丨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

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

甓器 筆衡陶器自舜時便有三代迄于秦漢所謂丨丨者也

塼 磚甎同

塼石 邢邵請置學及修立明堂表城隍嚴固之重闕丨丨之功墉構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

塼瓦 魏志董卓傳注崤函險固國之重防又隴右取材功夫不難杜陵南山下有孝武故陶處作丨丨一朝可辦宫室官府蓋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與議 宋史食貨志凡殘破州縣免竹木丨丨稅北來歸正人及兩淮復業者亦免路稅 又職官志窑務掌陶為丨丨以給繕營及缾缶之器 李咸用和友人喜相遇詩命達天殤同白首價高丨丨即黄金

塼城　耳目記唐柴駙馬紹之弟有材力輕趫迅捷踊身以上挺然若飛十數步乃止嘗著吉莫靴上｜｜直至女牆手無扳引

塼堦　元稹雜憶詩山榴似火葉相兼亞拂｜｜半拂𬒔

塼隄　同文算指問｜板｜共四千九百九十五方每日匠九名包板隄十一方匠七名包｜｜四方磚板隄匠各若干以母子左右對列互乘得數減餘四十一為法另列總匠總隄於下

塼澤　說苑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衞靈公盟于｜｜

塼塔　王建題柏巖禪師影堂詩山中｜｜閉松下影堂新

塼竈　南史王彭傳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並

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磚磚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天大霧霧歇||前忽生泉水

塼榻 宋史甄棲眞傳乾興元年秋謂其徒曰此歲之暮吾將逝矣即宮西北隅自甃殯室室成不食一月與平居所知敘別十二月二日衣紙衣臥||卒人未之奇也及歲久形如生衆始驚傳以為尸解

塼位 宋史職官志參知政事掌副宰相毗大政參庶務乾德二年置先是巳命趙普為相欲置之副而難其名稱以問翰林學士陶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故以命之仍令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殿廷別設||敕尾署銜降宰相月俸雜給半之未欲與普齊也

塼道 唐書儀衛志朝日殿上設黼扆躡席熏爐香案御史大夫領屬官至殿西廡從官朱衣傳呼促百官

就班文武列于兩觀監察御史二人立于東西朝堂｜｜以涖之

塼鏡 金丹諸真集成師一日將瓵一片於菴前磨祖云磨此何為師云要作鏡祖云磨｜豈得成｜師云坐禪豈能成佛

塼銘 唐書刑法志凡囚已刑無親屬者將作給棺瘞于京城七里外壙有｜｜上揭以榜家人得取以葬

瓦

瓦石 詩為鬼為蜮傳蜮短狐䟽陸璣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在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日射影人將入水先以｜｜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 春秋文公十有一年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穀梁傳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國｜｜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

見於軾　後漢書劉陶傳臣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監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變為南金｜｜化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　晉書卞壺傳壺幹實當官以褒貶為已任勤於吏事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阮孚每謂之曰卿恒无閑泰常如含｜｜不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　唐書柳子華傳為昭應令檢校金部郎中修宮使設棘圍於市徇邑中曰民有得華清宮｜｜材用投圍中踰三日不還者死不終日已山積矣　宋史劉熙古傳善騎射一日有鵶集戟門槐樹高八尺鐸惡之投以｜｜不去熙古引弓一發貫鵶於樹鐸喜令勿拔矢以旌其能　又楊偕傳再調漢州軍事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世有化｜｜為黃金者乎就偕試之既驗欲授以方偕曰吾從吏祿安事化金

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出户失所之　裴啓語林管寧嘗與華子魚少相親友共園中鉏菜見地有片金揮鉏如故與丨丨無異華提而擲去　八王故事王敦稱太尉處衆人中似珠玉在丨丨間　法書要録吳興郡作青石圓硯質滑而停墨殊勝南方丨丨之器縑素之工殆強於昔　歸田録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勳業之盛無與為比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丨丨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

韓愈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悦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讙譁手丨丨胥其出擊之刺史匿不敢出君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讙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

瓦磚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丨丨而齋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

弄之｜｜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齊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　說苑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間紡曾不如｜｜隨侯之珠國之寶也然用之彈曾不如泥丸

瓦礫　齊書周顒傳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竒礦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其何算　唐書王涯傳初民怨茶禁苛急涯就誅皆羣詬詈抵以｜｜　宋史陳堯佐傳初太后遣宦者起浮圖京兆城中前守姜遵盡毀古碑碣充磚甓用堯佐奏曰唐賢人墓石今十亡七八矣子孫深刻大書欲傳之千載乃一旦與｜｜等誠可惜也其未毀者願勅州縣完護之　呂覽禹之決江水也民聚｜｜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　新論賈臣忍飢而行歌王章苦寒而坐泣蘇秦握錐而憤懣班超執筆而慷慨當彼四子勢屈之時容色黧黑神情沮

忸言為｜｜行成狂狷髮落心憂影銷貌悴引歎而雷轉噴氣則雲湧　又假使天下｜｜悉化為和璞砂石皆變為隋珠如值水旱之歲瓊粒之年則璧不可以禦寒珠未可以充飢也雖有奪日之鑑代月之光歸於無用也　尚書故實盧元公好道重方士有王谷者得黄白術變｜｜泥土立成黄金　法書要録或價賤同於｜｜或價貴重於連城　歷代名畫記好之則貴於金玉不好則賤於｜｜　四十二章經佛言吾視金玉之寶如｜｜視紈素之服如弊帛　中黄真經握固潛關百竅注若不得此術雖復休糧長生有同｜｜草木無精光也　大方便佛報恩經若我得成佛時當於濊惡國土山陵堆阜｜｜荆棘其中衆生具足煩惱五逆十惡於中成佛而利益之　宗欽與高允書若夫泉江相忘之談遺言存意之美雖莊生之所尚非淺識所宜循愛敬既深情期往返思遲德意以祛鄙吝若能紆鳳彩以燿榛薈迴連城以映｜｜者是所望也　徐陵諫

仁山深法師罷道書弟子今日横諮必為法師所哂世
上白衣何訾何限且一人退道而不安危推此而言實
成難解譬如丨丨盈路人所不驚片子黄金萬夫息步
韓愈瘞硯銘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
斯用毁不忍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丨丨異
傳元答潘尼詩授此丨丨厠彼瑶瓊　姚合和座主
相公雨中詩緩灑雷霆細微沾丨丨新　皮日休南陽
詩廢路塌平殘丨丨破擴耕出爛圖書　貫休硯瓦詩
應念研磨苦無為丨丨看　又別馮使君
詩丨丨文章豈有媒兩三年祇在金臺

瓦雪　鄭巢送琇上人詩茶煙
開丨丨鶴跡上潭冰

瓦煙　章孝標古行宮詩丨丨疎冷
古行宮寂寞朱門反鏁空

瓦峪　明一統志丨丨堡在
遼三萬衛東三十里

瓦亭 後漢書隗囂傳來歙從山道襲得畧陽城囂出不意懼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隴坻行廵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囂自恐其大衆圍來歙 宋史陳興傳鎮戍軍去渭州||皆七十餘里中有二堡請留兵三百人戍之 前秦苻登錄太初二年登次於||九月進據胡空堡戍歸之者十有餘萬 水經注酸瀆水又東南逕||南 又渭水又東與新陽崖水合即隴水也東北出隴山其水西流隴右逕||南 明一統志||山在鞏昌府秦州東即漢時隗囂使將軍牛邯所守處又||川源出山西南流歷僵人峽 又清異錄鸐多在殿閣鴟尾及人家屋獸結窠故或有呼||仙者

瓦口 蜀志先主傳曹公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數犯暴巴界先主令張飛進兵宕渠與郃等戰於||破郃等收兵還南鄭

瓦官 水經注湘水又北左會丨丨水口湘浦也 又宋書柳元景傳元景營壘未立為龍驤將軍詹叔兒覘知之勸劭出戰不許經日乃水陸出軍劭自登朱雀門督戰軍至丨丨寺與義軍遊邏相逢遊邏退走賊遂薄壘劭以元景壘塹未立可得平地決戰既至岩柵巳堅倉卒無攻具便使肉薄攻之 公私畫史晉丨丨寺有顧愷之張僧繇畫壁在江寧 筍譜釋志徹會昌年中於上元縣丨丨閣南有雙龍閉之忘記歲月及詔折浮圖開之徹得筍筆千餘頭中藏者則大業拾遺藁也

瓦城 明一統志丨丨山在梁山縣西亦名石瓦山山頂坦平耕者往往得古銅片

瓦溝 友會談叢瀛洲團練使李廷渥蒞邊郡日虞人獲子母猢猻其子甚小縶在馬院其子跳出院為鵰所搏母號呼奮擲晝夜不絕一旦嚙韋繩而逸之捕莫見忽之庖竊小脯置丨丨上潛身屋檐間俟鵰下攫跳

而擒之　馮著燕銜泥詩爾不見東家黃鸎鳴嘖嘖蚍盤｜｜鼠穿壁　陳羽喜雪上竇相公詩千門萬户雪花浮點點無聲落｜｜　白居易宿東亭曉興詩雪依｜｜白草遶牆根緣　王涯宫詞時向春簷｜｜上散開雙翅占朝光

瓦梁 地理通釋滁和州六合間有涂塘｜｜堰　春觀寄老菴賦北則｜｜之河陰陵之澤

瓦嶼 明葉良佩太平縣山川記布於平野則為｜｜關嶼鶩嶼夾嶼木杓禿截茶葉諸嶼厥有竅而隈則為輿為島高而秀則為峰厓險則為巖甃石則為嶺穴則為洞迸則為泉冽則為井流則為溪為澗滙則為漩為窪漫則為湖渟則為潭通則為河支則為涇堰則為塘為埭泄則為浦率緣山之勢以行

瓦池 唐書食貨志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細項池

瓦殿 齊書禮志驍騎將軍虞炎議以為誠慤所施止在一壇漢之郊祀饗帝甘泉天子自竹宮望拜息殿去壇場既遠郊奉禮畢旋幸於北｜｜之與帷宮謂無簡格

瓦屋 考工記匠人葺屋三分｜｜四分注各分其修以其一為峻　宋書明帝貴妃傳太妃家在建康縣界家貧有草屋兩三間上出行問尉曰御道邊那得此草屋當由家貧賜錢三萬令起｜｜尉自送錢與之家人並不在唯太妃在家時年十二三尉見其容質甚美即以白世祖於是迎入宮　齊書禮志建武二年通直散騎常侍庾曇隆啓伏見南郊壇員兆外內永明中起｜｜形製宏壯檢案經史無所准據　南史劉瓛傳住在檀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為清溪焉　宋史輿服志又有望祭殿遇雨則行事於中東都時為｜｜五間周圍重廊中興後惟設葺屋蓋做清廟茅屋之制也　急就篇榱椽欂櫨｜｜梁注｜｜

以｜覆｜也　韓愈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拜洪州刺史始教人為｜｜取材於山召陶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埸度其費以為估不取贏利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從令者免其賦之半逃未復者官與為之貧不能者畀之財載食與漿親往勸之為｜｜萬三千七百為重屋四千七百民無火憂暑溼則乘其高　歐陽修夷陵縣至喜堂記民之列處竈廩匽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竹故歳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者不利　又春秋隱公八年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杜注｜｜周地　左傳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温盟于｜｜以釋東門之役禮也　又嶺表錄異記｜｜子蓋蚌蛤之類也南中舊呼為空慈子頃因盧鈞尚書作鎮遂改呼為｜｜子以其殻上有稜如瓦故以名焉

瓦竈　後漢書禮儀志｜｜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

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槃十瓦酒樽二容五斗匏勺二容一升

瓦案 後漢書禮儀志見上

瓦甓 宋史李允則傳始州民多以草覆屋允則取材木西山大為倉廩營舍始教民陶丨丨標里閈置廊市邸舍水磑城上悉累甓下環以溝塹蒔麻植榆柳又李遵勗傳主下嫁而所居堂甓或丨丨多為鸞鳳狀遵最令鑱去主服有龍飾悉屏藏之帝歎喜　莊子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丨丨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　歐陽修李秀才東園亭記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丨丨其溜石物其泐乎

瓦窑　魏志董卓傳注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曰長安宫室壞敗不可卒復卓曰武帝時居杜陵南山下有成｜｜數千處引凉川材木東下以作宫室為功不難　又明一統志｜｜山在宣府萬全左衛城東南五里以陶甓所在

瓦市　燕翼貽謀録東京相國寺乃｜｜也僧房散處而中庭兩廡可容萬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趨京師以貨物求售轉售他物者必由於此

瓦鼓　周禮壺涿氏下士一人注壺謂｜｜涿擊之也李建勲田家詩木槃擊社酒｜｜送神錢　孔武仲堤下詩堤下人家喧笑語髙揭青帘椎｜｜

瓦枕　蘇軾歸宜興留題竹西寺詩暫借藤牀與｜｜莫教辜負竹風凉

瓦硯 唐書地理志虢州弘農郡土貢絁｜｜𤬪地骨皮棃 文房四譜古｜｜出相州魏銅雀臺里人掘土往往得之貯水數日不滲 蘇轍銅雀硯銘引客有游河朔登銅雀廢臺得其遺｜以為｜甚堅而澤歸以遺予為之銘云

瓦金 宋書周朗傳逮至婢豎皆無定科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役｜｜皮繡漿酒藿肉者故不可稱紀

瓦鉛 道德指歸論夫德之在人猶父母之於身也其於萬物猶珠玉之與｜｜也

瓦鐵 述異記澄水泉在滄州九視山山出泉闊百餘步亦名流水渠雖泛金石終不沉故州人欲渡此泉以｜｜為船舫

瓦絲　周語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丨丨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

瓦鑩　魏志東沃沮傳其葬作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户新死者皆假埋之才使覆形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舉家皆共一槨刻木如生形隨死者為數又有丨丨置米其中偏縣之於槨户邊

瓦鼎　後漢書禮儀志見瓦竈下

瓦豆　詩于豆于登傳木曰豆瓦曰登箋祀天用丨丨陶器質也　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丨丨謂之登

瓦杯　後漢書禮儀志見瓦竈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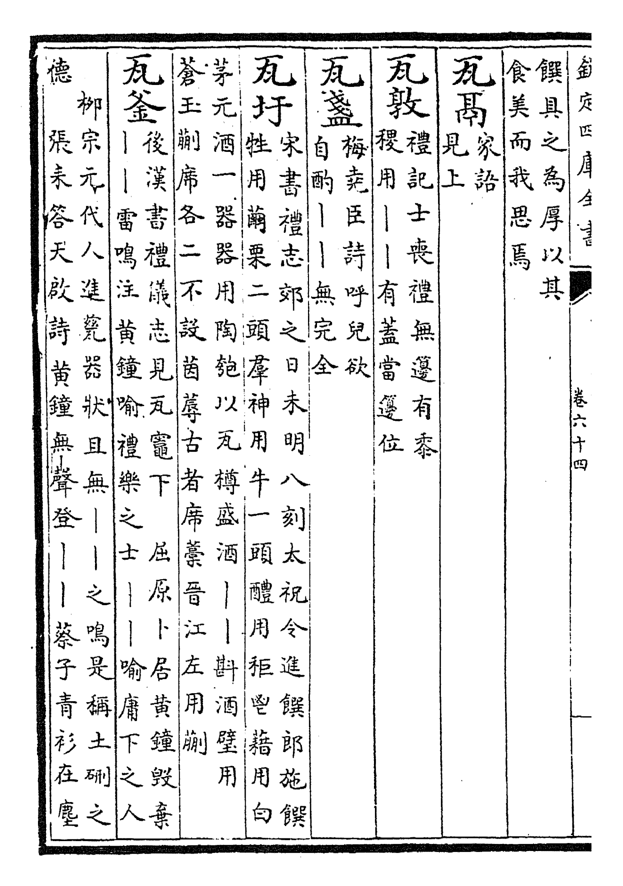
瓦罍 周禮鬯人凡祭祀社壝用大罍注大罍丨丨

瓦尊 禮記禮器犧尊疏布鼏疏祭天既用陶匏蓋以丨為丨畫犧羽於上或可用犧為尊是夏殷禮也周用陶也 唐書禮樂志天子詔曰古今之制文質不同今封禪以玉牒金繩而丨丨匏爵秸席宜改

瓦罌 范梈五月二十日發雷州過徐文次驛候役者不至留二日詩粉筆舊題分蘚讀丨丨新酒接花篘

瓦甒 禮記曲禮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注溉謂陶梓之器疏陶是丨丨之屬 又禮器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丨丨注壺大一石丨丨五斗疏君尊子男尊也子男用丨丨為尊故云君尊

瓦甂 家語魯有儉嗇者瓦鬲煮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太牢之饋子路曰丨丨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當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思其親吾非以



饌具之為厚以其食美而我思焉

瓦鬲 家語見上

瓦敦 禮記士喪禮無籩有黍稷用｜｜有蓋當籩位

瓦盞 梅堯臣詩呼兒欲自酌｜｜無完全

瓦杅 宋書禮志郊之日未明八刻太祝令進饌郎施饌牲用繭栗二頭羣神用牛一頭醴用秬鬯藉用白茅元酒一器器用陶匏以瓦樽盛酒｜｜斟酒璧用蒼玉蒯席各二不設茵蓐古者席藁晉江左用蒯

瓦釜 後漢書禮儀志見瓦竈下　屈原卜居黃鐘毀棄｜｜雷鳴注黃鐘喻禮樂之士｜｜喻庸下之人　柳宗元代人進甆器狀且無｜｜之鳴是稱土硎之德　張耒答天啟詩黃鐘無聲登｜｜蔡子青衫在塵

土戴復古譚俊明雪中見訪從而乞米詩地爐燒榾柮||煮犂祈

瓦甑

後漢書禮儀志見瓦竈下　鼎錄漢孝景帝鑄一鼎名食鼎高二尺銅金銀雜為之形若||無足中元二年造其文曰五熟是滋君王膳之　錄異記廬山九天使者真君廟門外有石如||光滑瑩潔入甞翫之頗有靈異　蘇轍牛尾狸詩蓄租分散身為羞松薪||烝浮浮　陸游詩土鐺茶七椀||稷三升

瓦槃

後漢書禮儀志見瓦竈下

瓦盆

嬾真子錄溫公先隴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真飯土簋啜土鉶也公享之如太牢　楊萬里壓波堂賦筆牀茶竈||藤尊　杜甫少年行莫笑田家老||自從盛酒長兒孫

瓦鑵 嬾真子録見上

瓦甌 杜荀鶴溪興詩山雨溪風卷釣絲｜｜篷底獨斟時

瓦瓶 賈島題皇甫荀藍田廳詩竹籠拾山果｜｜擔石泉 杜荀鶴登靈山水閣貽釣者詩｜｜盛酒瓷甌酌荻浦蘆灣是要津

瓦盤 禮記喪大記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無冰疏士併｜｜無冰者｜｜既小故併盤士卑故無冰

瓦甕 國史補澠池道中有車載｜｜塞于隘路屬天寒冰雪峻滑進退不得日向暮官私客旅羅擁在後有劉頗者揚鞭而至問曰車中甕直幾錢答曰七八千頗開囊取縑償之命僮僕登車斷其結絡悉推甕於崖

下須史車輕得
進羣噪而前

瓦缶 易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注處重險而履正以柔居柔履得其位以承於五五亦得位剛柔各得其所不相犯位皆无餘應以相承比明信顯著不存外飾處坎以斯雖一樽之酒二簋之食丨丨之器納此至約自進於牖乃可羞之于王公薦之于宗廟故終无咎也　宋史趙淮妾傳聚薪焚淮骨置丨丨中自抱持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慟哭躍水而死　元史胡長孺傳所著書有丨丨編南昌集寧海漫鈔顏樂齋藁行於世　李商隱行次西郊詩濁酒盈丨丨爛穀堆荆囷

瓦棺 禮記檀弓有虞氏丨丨注始不用薪也有虞氏上陶　南史梁世子方等傳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於蒿蓬死葬溝壑丨丨石槨何以異茲　元史塔本傳癸卯之

春日宴羣僚歸而疾作遂卒是夕星隕隱隱有聲遺命葬以紙衣｜｜　鹽鐵論古者｜｜容尸木板塈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及其後桐棺不衣采棺不斲　白虎通有虞氏｜｜今以木何虞尚質故用瓦夏后氏益文故易之以塈周謂塈木相周無膠漆之用也　又鴈門野說建康｜｜寺閣晉哀帝時造逶迤精巧甲於江左年代寖遠而南角久已欹側唐明皇開元九年七月十一日江淮大風拔木是夜因風雨自正

瓦器　禮記儒行䟽見瓦合下　漢書文帝紀贊治霸陵皆｜｜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　又鮑宣傳唐尊衣敝履空以｜｜飲食　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二十五年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復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

已 又東海王彊傳帝追惟彊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中常侍杜岑及東海傳相曰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茅車｜｜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 又宣秉傳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即賜布帛帳帷什物 魏志裴潛傳遺令儉葬墓中惟置一坐｜｜數枚其餘一無所設 晉書單道開傳年百餘歲卒於山舍勑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袁宏為南海太守登羅浮山至石室見道開形骸如生｜｜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如蟬脫耳 宋書五行志錢鳳復攻京阻水而守相持月餘日焚燒城邑井堙木刋矣鳳等敗退沈充將其黨還吳興官軍踵之蹈藉郡縣充父子授首黨與誅者以百數所謂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瓿甊瓿甊｜｜ 南史沈瑀傳為餘姚令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著

芒履粗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箠瑪微時嘗至北鬻||為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　宋書食貨志賈物自泉福兩浙湖廣至者皆金銀物帛直或至萬餘緡自高化至者惟米包||牛畜之類直纔百一而槩收以丈尺故高化商人不至海內遂乏牛米　白虎通竹器不成用木器不成斵||不成沬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簴簴縣示備物而不可用也　躭記注甒者紂臣昆吾作||也受五斗

瓦粉　本草粉錫釋名解粉粉鉛粉鉛華胡粉定粉||光粉白粉水粉官粉

瓦獸　唐書車服志常參官施懸魚對鳳||通栿乳梁　宋史輿服志凡宮宇棟施||門設梐枑諸州正衙門及城門並施鴟尾不得施拒鵲六品以上宅舍許作烏頭門父祖宅舍有者子孫許仍之　李賀潞州張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詩莎老沙雞泣松乾||殘

瓦狗 潛夫論或作泥車｜｜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此皆無益也

瓦木 唐書太宗皇后長孫氏傳器以｜｜約費送終又張元素傳臣聞東都始平太上皇詔宮室過度者焚之陛下謂｜｜可用請賜貧人事雖不從天下稱為盛德今復度而宮之是隋役又興不五六年間一捨一取天下謂何 宋史食貨志淮南三轉般倉不可不復乞自泗州為始次及真楚既有｜｜順流而下不甚勞費俟歲豐計置儲蓄立法轉般 又石守信傳累任節鎮專務聚斂積財鉅萬尤信奉釋氏在西京建崇德寺募民｜｜驅迫甚急而傭值不給人多苦之

瓦松 李華尚書都堂｜｜詩華省秘仙蹤高堂露｜｜

瓦竹 蘇轍詩道人遇物心有得｜｜相敲緣自掃

瓦花 皮日休夏景沖澹詩茗爐盡日燒松子書案經時剥｜｜　又和魯望秋賦有期詩應帶｜｜經汴水更攜雲實出包山

瓦蘚 本草屋遊一名｜｜

瓦卜 杜甫遣悶詩｜｜傳神語畬田費火聲

瓦兆 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三曰原兆注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是以名之焉

瓦間 齊書祥瑞志永明九年十一月寧蜀廣漢縣田所墾地八尺四寸獲古鐘一枚更於陶所｜｜見有白光窺尋無物自後夜夜輒復有光既經旬日村民張慶宣瓦作屋又於屋間見光照內外發視獲玉璽一鈕

壁方八分上有鼻文曰帝真

瓦縫 杜牧阿房宫賦||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

瓦凹 畫史古書畫皆圜蓋有助於器晉唐皆鳳池研中心如||故曰研瓦

瓦覆 宋史夏國傳俗皆土屋惟有命者得以||之王泠然汝州薛家竹亭賦泥含掫氣||苔青

瓦壘 徐鉉雪詩長廊||行行密晚院風高寸寸增

瓦影 朱松寄題叔父池亭詩方塘蔭||淨見魴鯉行

瓦面 劉子翬銅爵詩金碧銷磨||星亂山依舊遶宫城 張憲夜坐吟蜻蜓頭落燈花黑||寒蟾弄山色

瓦片 物類相感志脚跟生厚皮者用有布紋｜｜磨之

瓦合 禮記儒行毀方而｜｜䟽方謂物之方正有圭角鋒鋩也｜｜謂｜器破而相｜也言儒者身雖方正毀屈已之方正下同凡衆如破圭角與｜器相｜也史記儒林傳序陳涉起匹夫驅｜｜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 漢書酈食其傳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因言六國從横時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之卒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人多積粟臣知其令今使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内應 又陳湯傳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上召湯示以會宗

奏湯曰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㠯勝會宗惟陛下勿憂上曰柰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

瓦解　史記貨殖傳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　漢書徐樂傳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古今一也　又匈奴傳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巵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善為誘兵以包敵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雲散矣　晉書宣帝紀尋轉主簿從討張魯言於魏武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因此之勢易為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　南史虞寄傳夫以王琳之強侯瑱之力進足

以揺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彊江外雄張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説琳即||冰泮投身異域塡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庭　鹽鐵論初貳師不克宛而還也議者故使人主不遂忿則西域皆||而附於胡胡得衆國而益强先帝絶奇聽行武威還襲宛宛舉國以降效其器物致其寶馬烏孫之屬駭膽請為臣妾

新論秦之季葉土崩||漢祖躬提三尺之劒為黔首請命當斯之時冠章甫衣縫掖未若戴金胄而擐犀甲也　潘尼安身論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　庾信哀江南賦||冰泮風飛雹散

瓦裂　宋史賈昌朝傳宜度西方諸國如洲州唃厮明珠滅臧之族迎近北如黑水女貞高麗新羅之屬舊通國中募人往使誘之使歸我則勢分而釁生體解而||矣　任昉宣德太后再敦勸梁王令白羽一麾黄鳥底定甲既鱗下車亦||　庾信小園賦山崩川竭冰碎||　又枯樹賦文斜者百圍冰碎理正者千尋

丨丨

瓦散 魏書楊昱傳長安關中基本今大軍頓在涇豳與賊相對若使長安不守大軍自然丨丨此軍雖往有何益也

瓦振 史記趙奢傳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丨盡丨 又作震周書宇文護傳若令迭爭尺寸兩競錐刀丨丨長平則趙分為二兵出函谷則韓裂為三安得猶全謂無損益

瓦注 莊子以丨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黄金注者殙一作投呂覽莊子曰以丨丨者翔以鉤投者戰以黄金投者殆其祥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 又作鉒淮南子以丨丨者全以金鉒者跛以玉鉒者

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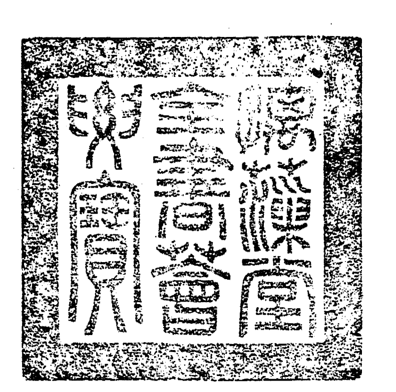
瓦埴荀子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

礎

礎花陳樵胡氏鐵心亭賦｜｜承柱井藻垂扮

礎潤駱賓王上張司馬啓雲浮｜｜霜落鐘鳴　蘇洵辨奸論月暈而風｜｜而雨人人知之　謝莊喜雨詩燕起知風舞｜｜識雲流　魏收喜雨詩霞輝染刻棟｜｜上雕楹　杜甫朝詩｜｜休全溼雲晴欲半迴

礎汗范成大次韻漢卿舅即事詩晚來｜｜南風壯會有溪雲載雨過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程　華